蘇州府志卷第四十七

部人　盧熊　輯

集文

蘇爲吳之都會民物阜盛甲於東南地多古跡名勝自唐宋來賢士大夫冠盖相望禮樂文物之懿立功立言騷人墨客登臨題詠下至才藝之類其見諸文辭者亦多矣茲集之以附圖志之末備采擇焉已載范志者茲不贅

賦

吳都賦　左思

東吳王孫囅然而咍曰夫上圖景宿辨於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也古先帝代曾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類集遐宇烏策篆素玉牒石記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禺同之有瑋其區

域美其林藪矜巴漢之阻則以爲襲險之右徇蹲鴟之沃
則以爲世濟陽九齷齪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魄而
論都抑非大人之所壯觀也何則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
不足以周衛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茲乃喪亂之
丘墟顛覆之軌轍安可以麗王公而著風烈也翫其磧礫
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弊邑而不覩上
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子獨未聞大吳之巨麗乎且有
吳之開國也造自泰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
所興建至德以創洪業世無得而顯稱由克讓以立風俗
輕脫躧於千乘若率土而論都而非列國之所觖望也故
其經略上當星紀拓土畫疆卓犖兼并包括干越跨躡蠻
荊婺女寄其曜翼軫寓其精指衡嶽以鎮野目龍川而帶
坰其山澤則嵬嶷嶢屼巊溟鬱嵂潰渱泮汗滇㴔淼漫

或湧川而開瀆或吞江而納漢磈磈碨碨滮滮澌澌噭碒
乘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
引濁混濤并瀨濆薄沸騰寂寥長邁濞焉洶洶隱若礚礚
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經扶桑之中林包暘谷之
滂沛潮波汨起迴復萬里歊霧漨浡雲蒸昏昧泓澄奫潫
澒溶沆瀁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湉漠而無涯總有流而
爲長瓌異之所叢育鱗甲之所集往於是乎長鯨吞航修
鯢吐浪躍龍騰蛇鮫鯔琵琶王鮪鯸鮐鮣龜鱕鯌烏賊擁
劍鼅鼊鯖鰐涵泳乎其中葺鱗鏤甲詭類舛錯泝洄順流
噞喁沉浮鳥則鵾雞鸀鳿鸘鵠鷲鶬鶢鶋避風候鴈造江
鸂鶒鷛鶄鶴鶖鶬鸛鷗鷁鸕泛濫乎其上湛淡羽儀隨
波參差理翮整翰容與自翫彫啄蔓藻刷盪漪瀾魚鳥聱
耴萬物蠢生芒芒黖黖慌罔奄欻神化翕忽函幽育明窮

性極形盈虛自然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巨鼇鼎頭負首冠靈
山大鵬繽翻翼若垂天振盪汪流雷抃重崗殷動宇宙胡
可勝原島嶼緜邈洲渚憑隆曠瞻迢遞迥眺冥濛珍怪麗
奇隙充徑路絕風雲通洪桃屈盤丹桂灌叢瓊枝抗莖而
敷蘂珊瑚幽茂而玲瓏增岡重阻列真之宇玉堂對霤石
室相距藹藹翠幄嫋嫋素女江斐於是往來海童於是宴
語斯實神妙之響象嗟難得而覼縷爾乃地勢坱圠卉木
鬒蔓遭藪爲圃值林爲苑異荂薀蘛夏曄冬蒨方志所辨
中州所羨草則藿蒳豆蔻薑彙非一江蘺之屬海苔之類
綸組紫絳食葛香茅石帆水松東風扶留布濩皐澤蟬聯
陵丘夤緣山嶽之巴寡歷江海之流抗白蒂銜朱蕤鬱兮
莞茂曄兮菲菲光色炫晃芬馥肸蠁職貢納其包匭離騷
詠其宿莽木則楓楠櫲樟栟櫚枸根緜杭杶櫨文榱槙櫨

平仲梧櫏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宗生高岡[illegible]
幽阜擢本千尋垂蔭萬畝攢柯挐莖重葩奄葉輪囷蚌蟠
埤堨鱗接榮色雜糅綢繆縟繡宵露霮霨旭日晻晻晦冀風
颸颺颮瀏颼飀鳴條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并奏笙竽
俱唱其上則猨父哀吟揮子長嘯狖鼯猓然騰趕飛超爭
接縣垂競游遠枝驚透沸亂牢落翬散其下則有裊羊麏
狼猰貐貙象烏蒐之族犀兕之黨鉤爪鋸牙自成鋒頴精
若燿星聲若震霆名載於山經形鏤於夏鼎其竹則篔簹
箖箊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簜簩有叢苞筍抽節往往縈結
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櫺矗林萃蒻茸蕭瑟檀欒蟬蜎玉潤
碧鮮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鸞鷟食其實鵷鶵擾其間
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檳榔無柯椰葉無陰龍眼橄
欖棎榴禦霜結根比景之陰列挺衡山之陽素華斐丹秀

芳臨青壁系紫房鷁鵁南耆羽而中留孔雀綷羽以翔山
雞歸飛而來棲翡翠列巢以重行其琛路則琨瑤之阜銅
錯之垠火齊之寶駭雜之珍頗冊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
黃縹碧素玉隱賑崴嵬雜揷幽屏精曜潛頡若陂山谷綺
岸爲之不枯林木爲之潤鸞隋侯於是鄒其夜光宋王於
是陋其結緑其荒陬譎詭則有龍穴內蒸雲雨所儲陵紲
若獸浮石若桴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窮陸欲木極沉水居
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開北户以向日齊南
貢於幽都其四野則畛畷無數富埒陶朱股埒倍原隰殊
異等象耕鳥耘此之自與稷秀菽穗於是乎在耆海爲鹽
採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縣徙觀其郊隧之
內奠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柢開國之所基卧郭郭周
匝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眾乎兆憲

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寒暑隔閡於是逐宇虹蜺回
於雲館衍以跨跱煥炳萬里也造姑蘇之高向基區四遠而
特建帶朝夕之潛池佩長洲之茂苑窺東山之府則壞寶
溢目觀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
建業闡閶閭之外營采夫差之遺法抗神都北之華殿榮
楯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嵬飾棻烏之蘂蔕丹雘不西豚葛南北
峰嶸房櫳對廣連閣相經閶闔謫詭異出奇名左稱彎碕
右號臨砰彤霧鏤窠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雖茲
宅之奄麗曾未足以少寧思比屋於帝宮運結璽而薄瓊
高闈有閱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
緑水玄蔭眈眈清流亹亹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樛比
解署棊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奄長干延屬飛觀并亙其居
則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故嶷繼體老

成奕世躍馬疊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蘭錡內設冠蓋雲
蔭閭閻闐噎其鄰則有任俠之雄輕訐之客締交翩翩賓
從弈弈出躅珠履動以千百里巷飲飛觴舉白翹關拉
鼎拼射壺博鄰陽暴謔中酒而作於是樂只行而歡飫無
厭都輦轂而四奧來醫水浮陸行方舟結轡唱櫂轉轂昧
旦永日開市朝而並納橫闔闉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弁
都鄙而爲一士女佇眙商賈駢坒紛紜衣絺服雜沓從萃輕
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騶而過肆果布輻湊而當然致遠
流離與珂戚縩賄紛紜器用萬端金鎰石砮珠璣玉桃
笙象簟輦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羅紈密言譯交貿相
競譶譶喤呷莫能禁映揮袖風飄而紅塵書昃流汗霢霂
而中逵泥濘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
奢侈居列珠服玉饌趨奇偉壯此

爲比廬捷若屢旻忌勇若專諸危冠而出竦劒而趨扈帶鮫
函扶揄扈鐀藏銛於人去戲自閭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軍
容盛用器械兼儲吳鉤越棘純鈞湛盧殘車盜於石城戈
船掩乎江湖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節解鳥獸腊膭觀
鷹集誡征夫坐組甲建祀姑命官帥而擁鏑將校徼乎具
區烏澩狼朦夫南西屠耆儋耳黑齒之尚金鄰象郡之渠驕
驁驫裔敦雲蠶捷先驅前塗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檻
檻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輅輶軨騶旂魚須常重光攝烏
號佩干將莫邪揚鑠雄戟耀芒貝胄象弭織文鳥章六軍
袀服四騏龍驤峭格周施罿罻張罩羅結罭毚連綱
陸以九疑禦以沅湘輶軒藂擾穀騎煒煌袒楊徒撓拔距
投石之部猿臂駢脅狂趭獷猱鷹瞵鶚視趨趮捽睒若離
若合者相與騰躍乎莽罥之野干鹵旻鋌賜夷勃盧之旅

長殺短兵直髮馳騁儇佻望並銜枚無聲悠悠旌者相
與聊浪乎昧莫之坰鉦鼓疊山火烈熛林飛燭浮煙載雲
載陰菆攙雷硠崩巒弛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魁魋鷹鵰
麋麈薦禽六駮追飛生彈鸞鳥鵰射猱狡白雉落黑鴟零陵絶
嶠巃嵸聿越嶕嶢險踦踰竹桓獑猱緣杞柵封狶薙神蟺掩剛鍥
欄霜刃染於是弭節頓轡羅鑣駐踶徘徊倘佯寓目幽蔚
瞰將帥之拳勇與士卒之抑揚羽族以黼距爲刀鉞毛群
以齒角爲矛鋋皆體著而應卒所以挂抗而爲創痏衝踩
而斷筋骨莫不劒銳挫芒拉捭摧藏雖有石林之岩嵁請
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跐之顛覆巢居
剖破窟宅仰攀鵰鶚俯蹴豹獏割熊羆之室剽掠虎豹
之落猩猩啼而就禽獸萬笑而被格羆巴蛇出象骼斬
巃掩廣澤軽禽萬狡獸周章夫猶狼跋乎紘中意其所以

脫失其所以去就魂氣懾慄而自踢猰者應弦飲羽形
景俱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數薄倒岬岫巖穴無
縱鬬奮無鄙鷙鳥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鳥兎於
日月窮飛走之栖宿解澗閬岡岵童罾罘滿效獲衆廻靶
乎行邪睨觀魚乎三江汎舟航於彭蠡渾萬艘而既同弘
舸連舳巨檻艨艟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島跱時
髣髴於方壺比鵾首而有裕邁餘皇於往初張組幃構流
蘇開軒幌鏡水區篤工檝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押翫靈
胥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權謳唱簫籟鳴洪流響
渚禽驚弋磻放稽鵰鵬鳳機發留鴻鶤鉤餌縱橫網罟接
緒術兼詹公巧傾任父筌鮪鱣鱏鯉鱒鱨鯊鰋鱯鰷乘
鱉黿鼉同衆共羅沉虎潛鹿馬麛麇東徹鯨鼈中於群
猩擾搶暴出而相屬蠭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於井谷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緡想萍實之復形訪靈夔於鮫人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鰩夜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遊鱗雕題之士鏤身之卒比飾虬龍蛟螭與對簡其華質則亂費錦繢料其尰勇則鷗悍狼戾相與昧潛險搜瓌奇摸蝳蝐捫觜蟜剖巨蚌於回淵濯明月於漣漪畢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谿壑爲之一罄川瀆爲之中貧洒澹臺之見謀聊襲海而徇珍載漢女於後舟追晉賈而同塵汨乘流以砰宕翼颸風之飀飀直衝濤而上瀨常沛沛以悠悠汔可休而凱歸揖天吳與陽侯指包山而爲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肴若山丘飛輕軒而酌緣鄢方雙轡而賦珍羞飲烽起醻鼓震生遺倦衆懷欣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群臣羅金石與絲竹若鈞天之下陳登東歌

操南音徹陽阿詠韎任荊豔楚舞吳愉越吟翕習容裔靡靡愔愔若此者與袁喑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耾有殷坻頹於前曲度難勝皆與謠俗汁協律呂相應其奏樂也則木石潤色其吐哀也則淒風暴興或超延露而駕辯或踰綠水而采菱軍馬彈髦而仰秣淵魚竦鱗而上升酣湑半分音并歡情留良辰征魯陽揮戈而高麾延曜靈於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徙之精誠昔者夏后氏朝群臣於茲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蓋亦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盟之主闔閭信其威夫差窮其武內果伍員之謀外騁孫子之奇勝彊楚於栢舉棲勁越於會稽闕溝乎商魯爭長於黃池徒以江湖嶮陂物產殷充繞霤未足言其固鄭白未足語其豐士有陷堅之銳俗有節概之風睚眦則挺劒喑嗚則彎弓擁之者龍騰據之者虎

視麾城若振槁搴旗若顧指雖帶甲一朝而元功遠致雖
累葉百疊而富彊相繼樂濟衍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
父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蛻而附麗中夏比焉畢世而罕見
丹青圖其象珍瑋貴其寶利也舜禹游焉沒齒而忘歸精
靈留其山阿翫其奇麗也剖判庶士商搉萬俗國有鬱鞅
而顯敞邦有湫阨而蹉跼伊茲都之函弘頌神州而韞櫝
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繇此而揆之西蜀之於東
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燿而與夫樽木龍燭也否
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與桎梏疏屬也庸可共世
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确平暨其幽遐獨邃寥廓閑奧耳
目之所不該足趾之所不蹈倜儻之極異謠詭之殊事藏
理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
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

姑蘇臺賦

宋范浚

歲崢嶸其聿遒兮冬隆寒老訪蘇臺之遺址兮遵吳都之
故道日下平林煙橫衰草慨傷時而感往增予心之慅慅
念昔吳王盤遊怠荒臨陂池兮臺榭宿嬪妃兮御嬙於是
越人讎之冬兵是棲蠡也揆策種焉建奇蓋君臣鳴鍾而
謀于漸臺者窮日夜而吳不知種有九術越行其一取文
梓楩楠以奉吳王之宮室吳乃營茲崇臺歷三年兮聚材
斧集刃兮疊雪杵攢刃兮殷雷金碧梁橑琳珉嵬階岩巍
兮嶢嵬干霄兮切霓佩長洲兮茂苑帶朝夕兮濬池意將
遠眺數百里而下窺雲海之涯當其雲用吾民骸髗莽暴
天厭其酷故啓越之謀而夜生神木人罹其毒故勞愁慘
悽而途嗟巷哭使臺土未乾兮已群游乎麋鹿至若朝歌
淫淫夕管愔愔困醪醴之酣沉則有西施蠱其心是助越

人之侵又若姦讒回沉膏唇皷舌吠正人而媒孽則有宰
嚭間其說是誨越人之伐嗟乎吳王知西施之姝不而知
宰嚭之如知歌管之娛而不知吳民之庸知華其居而不
知其國之墟知勾踐之爲奴而不知身之爲獨夫信茲臺
也實亡吳之權輿吁

館娃宮賦　宋范成大

靈巖山寺故吳館娃宮也山上下閑臺別館之迹彷
彿可攷餘少長游焉感遺事而賦之

洶西山之南奔勢鬱律其巉空若大敵之在前忽踞虎而
跧龍半紫崖而砥平訪館娃之故宮是爲逸王之舊遊有
墟谷之遺恫焉嗟乎悲哉復賢胥之忠告巽陰嚭之詖說
闇養虎之後患縱處女使免脫迨嘗膽之謀成駭疽囊之
[illegible]列衣蓋自有以賈禍非天爲之作孽方其銜哀茹痛枚決

飲血儼拂士於前庭尅三年而報粵訖甘心之一快夫何
初志之英發及其見棲於姑蘇遽雌伏而大壞援宿恩而
乞憐或赦圖於臣罪當是之時又何其憊也偉禍福之無
門曷今愚而昨賢後千載之嗤點莫不鍾咎於嬋娟固尤
物之移人抑猶可得而言蓋嘗觀於若人矣好大而欲速
厭常而棄舊狃會稽之得意謂周鼎其唾手闖齊楚以朶
頤睨陳蔡而驤首道甚遠而疾驅氣已餒而猶鬬外未寧
而內憂東畧之而西否阻關河以屯兵撤墻屋而致寇亟
歸視其四封蔑一夫之能守是猶螗螂之慕蟬而不知黃
雀之議其後也然以蕞爾之旅而衡行四方攻靡堅郛戰
無距行事便時利如徑乎無人之鄉惜也未聞於大道宜
其逸樂而志荒次有臺池宿有嬪嬙左携脩明右撫夷光
桀二八以前列咸絕世而浩倡嗟浣沙之彼妹乃獨繫於

興亡蕩龍舟之水嬉擷香徑之春芳載夕陽以俱還秉游燭於夜長灩金鐘之千石倣酒池於舊商歌吳歈而楚舞薦萬壽於君王悵星河之易翻嘉來日之未央錚銅壺之鳴悲爛急烽之森芒慘梧宮之生愁踐桐夢之不祥敬高陵與深谷委盛麗於蒼芒所謂玉檻銅鉤朱簾椒房理鏡之軒響屧之廓查煙蕪與露蔓紛日暮之牛羊而況於捧心之百媚濯粉之餘粧者哉今則雲雨之巔仙聖是宅硯沼蓴溪琴臺松崛封古蘚於井甃宿暗芳於洞穴木鯨吼以清厲金磬隱其蕭瑟彼方外之徒龜藏而護屈者又安知其往古與來今方枯禪而縛律翩鴻影之拂坐見前山之銜日

記 官字 學校

白檜軒記

宋綦奎

姑蘇爲二浙望郡乃令密拱行闕其[illegible]沃其民醇控江湖於左右援淮海以綿屬秀鍾人傑衣冠雲盛而昔之牧是邦者類多賢哲郡治之後曩有堂以奉常白劉三賢之像紹興二十八年戊寅陽羨蔣公更新之越四年鄱陽洪公益以唐王常侍本朝范文正公二像復堂舊名曰思賢皆有功德於民而卓然冠冕也今二碑對峙巉然可考祠堂之前即郡地後池池中有島島上有檜歲久池湮島圮而檜亦爲藤蔓所蒙嘉定十三年庚辰冬久不雨浚池封島芟夷其下得一湖石上有篆刻蓋紹興三十一年辛巳洪公所記斯知是檜昔傳樂天手種而洪公復植之且曰毋忘白公之德是不可不繼其志予既嵌斯刻於稜王之巔

仍新思賢堂於池光亭西偏之故址竊謂甘棠勿翦懷其人也盖公名堂師其言也所憩之木猶敬愛之矧白公手植之檜耶所避之舍猶欽慕之矧五賢親所治郡耶詎可不致其所以尊尚之實檜島直南有堂五楹庳陋且將壓明年春葺而高之翼以兩廡闢一軒於堂北以挹是島榜以白檜將於是聽訟焉惟五賢高標英氣凜凜如生今祠像相望於斯軒咫尺間則居乎此者不特見斯檜瞻斯祠想像五賢之風采凡一念慮一施爲當常若五賢之參乎其前鑒乎其後而求無愧於此心者是則予之志也故併述思賢堂之本末云嘉定辛巳十一月朔朝奉大夫知平江軍府北海綦奎記

春雨堂記

宋應鑑

淳祐二年春平江府治作新堂于池上秋王役告備顧謹閣直學士通奉大夫知軍府事兼浙西兩淮發運使史宅之拜疏聞于上曰臣蒙恩再領蘇印賴天子仁聖格于上下物不疵厲而年穀熟獲與民相安郡治北池舊有亭曰池光郡太守澡心雪神思政慮善之地陋且圮也深惟一日必葺之義捐餐錢節冗費更建爲堂堂成顧名弗稱竊伏惟念昔者幸備推擇守藩于茲粗知究心牧養叨被聖獎遣使賜御書家有膏雨户有陽春八大字昭回下飾吳人以爲榮臣不佞敢敬奉春雨二字冠斯堂以揚寵光以撢德意以丕迪聖訓惟陛下財幸上覽疏可其奏錫以宸奎使得揭扁於戲祉哉謹按吳郡志郡治後圃有北池韋白之所賦詠一名後池池光亭在其北紹興十七年守鄭滋重建然則尚矣三十一年洪公遵葺之距重建未久也而多歷年至於今徹而新之若有待池光舊名莫考所從

始淳熙中涑水司馬家孫曾至則以嫌故借木蘭以名池之東木蘭堂固在其何可複出厥今度宏規成廣厦崇聖翰標嘉名春雨一堂遂爲吳中鉅麗之觀蓋非偶然者其庀役也因舊址厚培而勢若負山倚屏然堂高三十二尺橫視從之淵如曠如四面皆架軒三間展如昭如南俯大池浮水觀以受荷薰北與齊雲相直如闢穹如膴如上棟下宇五間起乎中央數贏五十尺焉人莫不曰偉哉堂也堂名我不敢私雲章天筆賁如濡如豈直以奈榮耀聳觀瞻而已自公退食言登斯堂因名而思義愛民澤物之念油然以生充而大之仁不可勝用矣仁之於四端猶四德之元四時之春偏言之主一事專言之包四者故春者春之生夏者春之長秋者春之成冬者春之藏何莫非春也乾坤之有六子動散閏熯止說互爲之用雲行雨施乃獨見於乾而所謂元者非春乎君天也乾也四時之行六子之運則臣也天朝選用岳牧臣子對揚休命均此臣也公既以自任又以規將來堂之名旨哉公矢資高淵綜而廣博天子以爲烈考是似治吳有美政選表而入且踐台斗矣屬時以實塞爲急會吳中並爲饑遂命公奉使典州公再至能爲人作豐年以其餘飽遣兵而活都民天子嘉之茲堂所謂見吾善者機也公歸參化鈞穆天綷家有膏雨中有陽春又將爲天下誦之冬十月朝奉郎應繇記

重修齊雲樓記

宋周南

齊雲樓即飛雲樓也在子城州治後今城樓三南爲譙樓西爲觀風又名望市齊雲直子城北豈摘古人西北高樓之詩以名之歟先是韋應物詩稱郡閣自樂天始改號齊雲其後劉夢得述郡齋碧池華閣之勝是知今之池自唐

則固其所矣當元和間樂天以詩人領郡登臨宴詠落紙
爭傳又知當時民俗之淳簡而茲樓爲中吳之傑觀矣世
多傳郡廨即吳故墟綴文者襲用春申黃堂事續志因之
然吳越春秋稱子城十里唐陸廣微吳記乃八里不同若
是正觀間歐陽率更載虞氏記闔閭小城白門至秦時宮
焚而樓存不知虞氏其地何所指耶按樂天賦東城桂謂
古都在蘇東地已癈而爲樵刈之場是樂天已不詳爲吳
之故宮矣蓋世襈綿邈文獻不足則雖陵谷之變遷不可
得而識者多矣獨宮室也乎哉今故城舊址其傳疑而齊
雲得名近則因樂天之詩而有證愚然後知斯文之可以
行遠而不可已也夫人處乎郛郭之中而日接乎囂埃之
隘則雖遊化人之城而不能以自知今登斯樓而俯眺則
帶山縈澤所謂十萬家之夥朱甍碧瓦鬱乎參差若鱗次

而鋪陳之者亦足以見吳郡之大與夫中興百年涵養休
息之澤矣樓再建又幾年嘉定六年太守陳公大飭材命
扶傾易蠹以還輪桷之舊夫不待其圮且廢而葺之役不
煩而利遠是孟子所謂事半而功倍也公之智於是達乎
爲政矣可不書乎凡爲屋中五楹兩旁三楹翼以脩廊皆
繕而新之其高廣則仍其舊故不記公名芾字明可四明
人今爲度支郎其材通博強敏爲郡一年民歌舞之五月
州民周南記

重建瞻儀堂記　宋陳振

莆陽陳侯之治吳也振受廛屬縣一再詣黃堂上謁侯與
之爲禮且辱臨其客舍從容坐語命之曰郡稍闢瞻儀堂
既成而未有以識吾將以簡授子何如振竦然曰闔郡名
勝士如林不可蓋走非其人也敢辭侯不可振又曰走不

侯未嘗學爲古文金石非古文懼不能以傳信敢固辭侯
不可於是蹴踖承命退求諸掌故訂其事加祓飾秉翰而
書之初瞻儀之建實紹興歲辛巳鄱陽洪公即郡治西北
結屋三楹萃前後郡太守像圖之宮堵揭而名焉參政文
穆范公秩時財公品家食於吳洪公特命重爲之記後五
十有二年侯自浙西部刺史擢領府事暇日登堂指計洪
公已上百有八人距侯又三分其二益以八之數覽觀左
右念接武殊未艾也而位置鱗次餘地可錄續越明年度
材庀工翼以兩廡中締新堂附益之疏列肖貌來者有容
其外剡木爲櫺以謹呵護髹棐凡以嚴香火奉祠二月甲
戌經始九月戊申訖功蓋凡瞻儀顛末之緒暨圖像之改
作如此切嘗妄論昔之君子建牙授任用千里之國盛心
美意有所設張不皆保其往也歲遷年運將遂湮微當是

時得一君子者振而起之譬諸物剝遇陽之復而後造化
生生而不窮顧以智自矜者恥襲人後大抵有不屑爲至
材力弗瞻急符蠭午痛刻思捄過則人雖勉之爲亦奚暇
以爲哉今侯殿大邦以勤濟敏日無留事材與力固瘉人
遠甚而能不矜其智廣盱斯堂嗣番陽之功俾勿墜精誠
弘度豈直尋常土木麗庭塗勤樸斲鮮漫漶而已也按太
平興國初吳越錢忠懿王奉其板籍上諸職方氏今牧守
題名昉自至道陳公公字善則三子兩登輔佐其後更入
政而得文正范公又六政康靖趙公繼之至建中靖國而
御史豐公寔來文正自邠從吳吳蓋公鄉郡公道德勛烈
載在國史爲鉅宋一代宗臣康靖服事三朝樂易寬博先
正以謂合於易之丈人詩書之老成而心休休焉者御史
抗論連斥巨奸辨元祐垂簾誣謗風烈言言迄今凜有生

氣雖剖符懷綬爲時名卿者未易殫舉然緬昔人而儀其
大節宜無尚於三公者侯文懿少師公之子篤學有文雅
大理丞寓直中秘繇是而濟升顯美見之行事決不泯沒
若夫投筆而歎名節阿附而比四凶詳訴理而擯忠賢性
非不善也而去之爲不善非利欲有以汨其中乎侯一寓
目焉丹青繪事莫能揜也故因侯命掇拾前記之遺以復
于侯而諗其書之可否侯曰可哉遂刊諸石嘉定六年癸
酉閏月承議郎陳振記并書

府院簡孚堂記　宋陳之茂

平江録事參軍吳明可作堂於廳事之西友人陳之茂二
日過之愛其閒然幽深與公齋不類明可徐謂曰僕猥以
不肖與茲獄市常以人命至重大懼不明以抵累于非辜
寃懷怵惕夙夜靡敢自安茲堂之作非堂案是圖蓋將爲訊
鞫論囚之便焉客有取周書五辭簡孚之說以名者願得
子一言之茂矍然起而前曰嘻明可不苟於其官如此哉
夫君子之仕無小大舉得以忠恕仁厚施諸人而功甚速
者莫如獄然巽懦不事諉可否於吏吏因緣邀賕執爰書
捃摭微細考一連十翫歲月不報不則觀勢利所鄉肆請
託之私爲豪傑囊橐而羸弱寒窶卒以纖芥文致不減
幸而強敏可喜往往舞知苛察鍥薄慘刻務以威猛立名
嗚呼獄君子所盡心也使持法者一有是則刑失其平而
銜恨蒙寃無所赴愬寧忍之乎是以哀矜欽慎巨細坐折
皆得其實等惟寬平之歸則食息俛仰庶幾無愧至漏明
可學通世務介而有守居官餘年明允蕉實之譽隱然在
人則斯堂之義固已從容躬蹈僕尚奚云明可行爲中都
刪修之官陪相國餘論筆則筆削則削一字輕重利害相

萬願無忘今日用心明可肯此言請刊諸石併以告夫來者明可名芾丹丘人紹興十一年七月旦梁谿陳之茂記

重修觀察推官廳記　宋李卞

平江觀察推官廨故在子城之南隅去郡庭纔數十步蚤暮入幕爲良便淳熙間有去官者代未即至庾臺因假以處幕屬久而不歸遂以麗譙南廢缺酢庫爲治所即今廨也有屋數間介于民居敗椽破甓支柱交午每大風雨則岌岌然若將壓焉累政相仍弗果葺呂君蒞事之三月慨然曰郡從事爲今從八品官雖卑郡政無小大皆與聞焉異時繇此登顯途者項背相望而所居庳陋若此非所以稱幕府待賓僭之意縱未能撤而新之獨不可爲之以漸乎乃相地之宜即廳事之左闢屋數楹窓户疏達四坐顯敞繪以脩竹爲燕坐之所然後爲壁爲庶下至庖圊皆以次畢具經始於癸亥之末夏訖工於首冬凡爲屋十有四間基堅才良不侈不陋視前日子城故廨規撫遠甚君將代去求文以記歲月并切聞昔之叔孫婼羈於晉其所館雖一日必葺去如始至況在官乎今之仕者多安於苟且重於改爲眡官舍如傳舍翫偈因循既幸其滿始飭胥徒旋加丹堊以遺來者棟宇之摧腐庭户之湫隘謾不加省視始有愧矣呂君來未煖席方僕僕犇走應簿書期會剔拔蠹弊以贊郡綱乃能謀其室於從容談笑間井井而辦客至則杯酒相屬吏退則書史自娛受用三載而遺後人以安嗚呼可以觀政矣故樂爲之書呂公名伯閫字正之申公五世孫也開禧丙寅夏五月壬辰朝奉大夫新權發遣安慶軍府兼管内勸農營田屯田事借紫李卞記名記官無崇卑居之者必有以紀其到罷之歲月其來尚矣平江

爲輔藩觀察推官爲幕屬中興今逾百年獨無紀載不其闕歟

提幹廳重建超然堂記　宋趙希邁

水心葉先生負天下重名淳熙十年賓漸右提點刑獄幕士爭宗師川赴谷應暇時賦詩超然堂上庭下檜雙槩又手自種植從是堂名四播而草木聲價隨重矣先生前建堂纔八年後二十二年山陰陸君子霖嘗經理葺治距今又二十二年風毀日剥摧破弗支後人撐持苟歲月庭檜蓊蔚怪稍穿簷亦莫事修剪超然堂名在而已秦溪林公介從庚節易緡斧數月四明趙君時侔來幕下主和而賓敬政肅而事易省一日詣曺從容以新堂請林公喜從曰吾志久矣亟命吏市孰材隣郡且屬君務儒舊觀給工度料不計也越月堂成堂後復祔屋曰畫永東西偏各有新書房曰盡心曰一經移巨檜一株與先生手植檜欄楯對峙蔽以花柳翼以墻垣觀者目駭心動而超然堂名迹始相稱君屬希邁曰子游先生門寀久又辱林公知識顛末非子事乎夫聽宮室之圮壞不事改作者常人所安也至於承廢處陋求作新而卒莫遂者志士所未滿也豈作新一念與苟安者同哉蓋力之勤惰在人而事之興廢在時時副人則可人勝時則不可超然欹傾非一日作新者又不知幾人時或戾之人力雖至何益也君於林公一相晤語而新堂之志頓遂得非時在林公而君之人力因著乎始吳人宗文正范公學後和靖尹公讀書武丘山士亦知慕向至先生以良冶端範陶軌學者於是人所鋪張皆正響眞脉而吳之士乃盛林公方弭節首命僚屬拜文正祠未幾祀和靖且饋存其孫子昔先生淑教地又拓新之林公

志於率屬蓋在此不在彼也君林公門人超然既新而無復前日之卑隘淺陋於焉持蹈於焉辯晝而敢以遊觀荅其長乎堂南浚井寒冽可食檜陰覆其上君命曰雙檜泉尊慕往哲之心益不自懈也書得隱歟寶慶三年八月朔儒林郎平江府嘉定縣尉東甌趙希邊記

浙西提刑司題名記　宋陳賈

淳熙三年直龍圖閣陳公縣浙東常平使者按刑西道領刺吏韓公縣浙東刑獄使者奉祠三衢同時被命以西二公前日僚舊也弭節未幾聲詣志合風績俱茂暇日因相語曰凡官寺必有所謂壁記是司也獨缺焉其名氏官職與夫在事之歲月久而遂泯不可復知非所以隆一臺詔後世也於是搜閱案牘自建炎迄今居是官者得四十有一人焉將鑱石龕置壁間俾賈爲之記惟案刑遣使國家令典也漢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行郡國而謹督捕唐顏眞卿爲監察御史使五原而決冤獄事故甚類然未有專爲刑獄遣著之令甲者本朝列聖相承子視元元欽恤刑章在淳化中始遣常參官提點諸路刑獄景德以來始兼用武臣厥後沿革因時或省或置汗青所載可攷而知聖上龍飛惟祖宗成憲是循用文武長材求之如不及乃乾道六年遵景德故事制詔諸路各置武提刑一員與文臣合臺共治惟時兩浙古一道也熙寧末年岐而復合建炎以後復析而東西之浙西在今實爲畿甸異時遣使視它路尤切注意今陳公以名御史韓公以左右信臣爲之皇華得人於斯爲盛恭聞眞宗皇帝嘗命資政殿大學士向敏中較諸路提刑所上課績惟兩浙有奏報雪活冤獄者遽命陞其等級以示旌勸今日考覈之意同符眞宗則奏最

九重必有非常之寵又當自二公始故賈敢忘屬吏之賤學殖之荒落而記不敢辭淳熙四年四月日奉議郎知常州武進縣主管勸農公事借緋陳賈記

重建通判西廳記

宋王遂

平江通判西廳在子城西南最高處宜隆而汙宜豁而拘宜整齊嚴肅而雜處閭閻甚不稱夫通都輔郡之體治中別駕之居翁君過遂而言曰余郡一年矣而假室廬於人其何以尊君命而寧親心是堂扁題以淳熙十六年東偏則次年施君邁之所營歲月非不深而事力微矣會將斥而大之舍舊而畚其新能無憩余力之不任乎遂矍然起曰君之及此言吾郡之福也乃與提舉趙公崇暉總領吳公淵桂公如琥合六縣之長鳩財以助之而君以其力僦功其間一日往視之則堂崇成矣未幾又過之則廳事立矣門屋闕矣闢其東軒翼以後序高燥遠過其舊而營築斂退於初面贊朝揖莫不就正毫釐尋大秩秩不差於是汙者隆拘者豁而整齊嚴肅儼然題輿之氣象偉哉其斯舉也謁記于遂因爲之言曰吳古之建國也自泰伯季札以禮遜先天下至於晉唐千有餘年之間騷人墨客之所登臨忠臣義士之所感慨不爲不多矣而力未有以贍才又未足以給今君於此建官府而臨庶民坐堂皇而理百事於以出入王命經理兵賦不亦韙歟入侍潘輿怡怡衍衍有雋不疑范滂所不能及者豈非天下之至樂乎抑吏退實閑舉酒屬客拍手而歌吳趨以訪閭閻之舊遊尋龜蒙之遺跡其樂有人不與知而己獨知之者又非言語之所能及也乃爲之書君名逢龍字際可甫東人號龜翁登嘉定丁丑第詩思清越出大曆正元畦逕之表而

長於吏才費之大小役之遠近不書余之爲此者非但喜茲屋之成又以幸斯文之得所託也嘉熙改元七月丙辰朝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平江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節制許浦水軍賜紫金魚袋王遂記

常平司幹廳東齋記

宋李知退

縣浙水而西其郡入內拱行都如漢三輔澄按之權視它賦爲重提舉常平茶鹽治吳中列屬爲二隸常平者視鹺茗爲尤重使者總其凡而勾校纖瑣以身任勞則其屬之責也晨入幕府文書盈几努廩之藏稽其盈虛而鰥寡孤獨恐不得其養也户婚力役聽其辨訟而是非曲直恐不得其平也陂澤之利何者當興而興者然乎否也勞其至矣而其退也必有藏脩游息之地嗇精神舒心目安形體乃可以應方來之應常平之屬其廨宇雖略備乃未有一室以便其私非缺歟紹定庚寅季冬之月予弟致中既服官次計月廩之入頗取其贏銖累而寸積之明年四月得緡錢若干鳩工度材即廳事之北闢地爲屋二楹而以東齋名之以書來曰窓虛明而所几可設矣户開通而風月可延矣室寬潔而賓友可接矣其於嗇精神舒心目安形軆今得其宜矣兄其爲我記之予每歎今之從政者溺志淺近顧影汲汲秩滿而舉格掉臂去尔託宿蘧廬雖岩墻之立有不暇顧補苴罅漏尚或靳之其肯闢地建屋以遺後人乎篋櫝之未豐田園之未備第宅之未立是吾之憂甚者豪奪巧取而其甚也以他木易屋之良材者有之其不撤而爲薪亦云幸矣其肯捐私財以營公宇乎致中爲人所難非律身以廉視公如私安能辦此然名齋之義尚有可言曰齋心曰齋莊中正曰齋戒沐浴曰齋明盛服

齋之爲義其嚴如此今揭名東齋居其齋思其名則齋之建也非專以逸其身也非專以燕閑之地也服勞乃可以居逸職業之修乃可遂燕閑之適警戒策勵常若嚴師畏友之在前必無荒怠逸豫以昏吾志也必無便僻側媚以奪吾守也非心邪念潛消於未發之先大公至正流行於泛應之際推是心也以之泰天地贊化育可也豈但一屬官稱職而已予不敢以語它人獨以告吾弟致中勉之哉若夫公事既畢吏散庭空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好天良夜樽酒論文其樂無涯它日書來盍爲我言之六月庚申承議郎新差鎮江府榷貨務都茶湯李知退記

平江府僉判廳勤繼堂記　宋石如壎

皇帝龍飛改元春官改郡國賢能永嘉木公待問大魁天下授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以乾道元年九月二十有四日庚午至皇帝在位四禩矣眷治道之方興想中原之未復以爲未有不先內脩而遽能外攘者於是絀懦柔斥奠嬰警民瘼革政疵本農桑懷歸附繕戎械肅邊徼剗文務實貴厚益浮靡遠近小大莫不改慮易畫趣上意之攸向木公拊琢而歎曰求治在朝應治在州一州不治也寔虧天下之治太守總州治之畧而已別駕貳州治之畧而已六曹有參邑有令丞簿尉復各自治其職而已匪守匪倅而守倅以之簡匪曹匪邑而曹邑以之諧此僉書之所以不可廢虧其間也歟是州今股肱郡吾其敢易廳事之西有堂可以燕可以息可以思可以爲則名之曰勤繼蓋取郤成子能勤有繼之義也求法書於郡人括蒼太守范成大而題之且謂仲尼沒吾道中否無爲之說滿天下而勤爲鄙天下不見唐虞三代之治者知有無爲而不知

有勤也舜以無爲爲舜舜之無爲吾聞其有臣五人而後天下治不聞其無臣而天下自治也吾聞其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不聞其己之不恭而南面之不正也五臣各得其職而又己之必恭南面之必正舜有一日之不勤哉舜不如是不能無爲而治也杜元凱曰勤則功繼之人臣之功莫大於禹稷予乘四載隨山刊木禹無爲乎黍稷重穋植穉菽麥稷無爲乎禹稷不能以無爲事舜後之人君臣俱欲無爲非姦則諛夫何脩名之能立也木公膏中之蘊將至萬萬昇平豈適爲州設耶寓名斯堂則不小乎州而弗爲也不小乎州者且何大於天下粤明年五月召去如壎以散才承乏偶屬後塵時太守顯學吳興沈公介精白惠綏不可以弗勤事也外臺在郡使者寔今太守直閣會稽姚公憲風規振肅尤不敢弗勤今憲使者司諫丹丘陳公良翰器閎道直凡州縣屬惟恐勤之弗至二年之內出親吏帥之儀退味勤繼之旨雞鳴而興功非所幾也在易蹇之井者敢不以之顧將及瓜矣而大魁同郡蕭公國梁寔來是固嘗茂明乎勤而舜俞之者也居斯堂也事斯上官也是殆相須以行乎禹稷之道者也是殆相須以禮樂斯民者也且何州之弗治天下之州皆有是吾無外輕之憂矣嚴班對杜區區中下之策奚爲哉維四年龍斿困敦辰在析木之津二十有二日庚戌吉長樂石如壎記虎丘之農林東書

平江府司户廳壁記　宋鄭霖

户曹之官廳壁記尚矣吳君天澤兩年成資節齋資尹辟置醴幕趣來不容緩辭余以續記爲請余竊觀今之仕者其迹如寄於其職分所當爲者往往漫不之察既去若素不曾到又何暇此爲哉余與吳君昆弟交友矣素知其家學有守相繼登上科又能發明外氏龍川文藝公之學同志皆推之余來假守得君爲寮助我多矣君雖初筮其諳究官業如素然而職掌版籍之外郡日受户婚之訟皆賴以決犂然當乎人心余恨挽之不可得情之依依尤甚也觀君之所存未易涯涘然猶拳拳於此記者蓋不以獨善爲喜又將以詔來者壁故有記他不復贅言姑道吳君之志云淳祐十年七月朔郡手天台鄭霖記

泰民堂記　宋陸德輿

長洲龔令君作堂縣圃摘翰林王公監記語扁以泰民既屬予書且諗以記予懇專斯堂之美遜者再請益勤予不可得而遜在易上坤下乾泰陽氣下降陰氣上騰陰陽訢合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王澤下流物情上達上下相孚百姓悅豫君民之泰也天地之泰天地不能自泰也必有賴於贊化之至君民之泰君民不能自泰也必有賴於宣化之臣宣化之臣其最近於民者莫令若也令最近民使民之泰則易然盍即泰之卦觀泰之象思所以致泰之由乎泰之六爻惟九二言治道爲詳其曰色荒用馮河不遐遺明亡者包荒含容也馮河斷制也不遐遺無忽於小朋亡無牽於私交泰之兆實繫於此反是則不交不交否矣然則令之於民庸可忽必也居之以寬納之以仁學愛之化如彼武城率之以信斷之以明不擾之政如彼蒲庭毋頑之忿毋細之鄙當若上蔡視之如子毋邪爾思毋側爾蹈當若姑藏不改其操如是則氣之所通和之所致薰爲嘉祥以蟠以際民其不泰乎其或弗操弗鉏弗究弗慮如彼曲阿徒事求譽爲酷爲豺爲暴爲驚如彼義縱治法行治愁嘆不聞疾疢不顰有若渭南罔念恤人利障不屏欲源不澄有若陳倉率斂自營如是則氣之所閼怨之所鍾形爲咎證是萃是叢民其可泰乎一邑者天下之積也一邑之泰天下之泰所由推也一令之賢一邑之泰所由致也董子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也夫惟聖明在上師帥之賢參錯天下則天下之民胥泰矣長洲地大物繁臺府鼎立夙號難治君處之裕如知所先後户庭無滯訟田野無冤聲始至撤犴狴新之將去以空囹圄蓋十數年未有王公所謂生民之泰其有漸乎幾之矣觀君名堂可以

知君用心後之來者毋第以零陵三亭視是役也經始於淳祐庚戌八月落成於十月爲楹若干爲費若干役成而民不知又可書也已君名準今淮東常平使者基先之子其賦政固有源流云中奉大夫新改差知温州軍州事陸德輿記并書

長洲縣重建丞廳記　宋方杼

國家建官倣唐舊制自九寺三監萬家之邑率置丞員所以重其任貳其長也邑於民爲最近丞於邑無所不當理漢後元之詔曰縣丞長吏也長洲爲縣創於唐天后朝乾元中置爲長洲軍至大曆間已而復舊國朝中興吳居三輔長洲土廣民衆素號難治爲丞者非材術兼茂有理人之績莫得而著稱焉浚儀趙君帝室之胄沈酣經學挾其所有取甲科佐江陰幕淳熙改元轉而丞茲邑視民如愛子馭吏如束濕興利除害邑人宜之君涖官葉再黃矣政成而民有餘力年豐而物不疵癘視事之所棟宇欹撓榱桷朽蠹上漏下濕殆弗可居於是發私財以佐其用度故地以全其基役以糜至工以巧献無損於公無擾於民廳事廊廡輪奐一新爲三十餘間堅涂整齊甓壁滑高其閈閎固其垣墉使後之居者得以賴其利焉工既告成邑士願紀其歲月以傳示將來好居是邦見聞君之政稔矣凡今之人視官舍猶逆旅顧弗毀而加葺者已無幾積在官人祿爲居閑之助亦理然也君秩行滿又斥家財以給費求古循吏罕見儔比貪者聞風庶亦知勸噫昔之建一堂創一亭猶侈其事以詒後人若君謨之清暑子瞻之喜雨是矣觀君此舉匪爲翫游之所加於人數等其可無書乎君所以設施於一邑特其小小者耳推而工之庸可既

哉姑書以爲記云淳熙四年三月朔莆陽方杼記

主簿題名記　　宋周南

天下雄鎮校一歲石賦之殺若姑蘇者不一二而支縣長洲苗以石計者九萬三千三百有畸自占籍五等而上應輸之戶五萬通歲合夏秋輸爲鈔萃爲邑者六七萬簿應時據案小吏執牘曰此爲甲此爲乙稽其籍朱勾之凡一戶之賦有輕重等色輸有先後不相均齊非一閱再閱輒隨手可了也簿筆不停未日晏腕欲脫已離立欠伸索憩去簿間有志須不離局不追趨人事不數數上官籤詞而後能專或其人以曠達自解或憒憒弗強或爲在勢者知而委事衆則其職廢此余耳目之所接往往皆然嘉定庚午春陽羨周君大猷始刻壁記而屬文於余噫設官者固未有若近民者之重也今仕者冒於簿而於爲尉何哉豈非以尉之事難工而簿之責易媮耶然尉不才豈不發[illegible]不求尉也簿失職民重輸[illegible]本且剩矣然則必何惟[illegible]長洲者簿爲重凡欲厚下而平賦者雖千室之邑必自丞若簿始矣大猷字允叔廉行而又故資政殿大學士簡惠公孫也初紹興十三年部使者得廩人刻弗深考建請出隱剩益秋賦爲七十萬詔即州創經界司行之將推其法於天下會簡惠自湖移守蘇難之且辨其所以然部使者屈始以圖誌之舊爲二十四萬至今所在猶言經界方量之爲後便而不見增賦之爲永患者實自簡惠爭之始也則其爲德豈止是邦而已哉然公卒坐論斥餘十年而龍學徐公稚山亦自里居議使者括田謫矣余少時長老猶能道簡惠之事而歌思之者今去之七十年矣而大猷世其科而求仕故因其請既爲之識其官之嘗勉者且併著其先世之遺恩

以永邦人之思焉記始於尚書郎豐公誼而下其前則歲月弗可攷矣周南記

慶元重建簿廳記　宋孫應時

長洲主簿廳在縣治少西紹興十七年縣長尹侯機所建也經始苟簡計不及遠矮屋數椽陋甚歲久盖障穿缺支柱欹危潦雨至上漏下濕坐榻日數易夜間聲喜然則思其覆之壓也慶元丁巳仲冬上澣予丞乏左職既弛擔顧瞻欝悒則有意圖新焉然簿職卑力凉毫髮公費皆仰給於縣曩時長官或秦越相視居此者憚煩避謗蓄縮不敢謀因循歲月則弃去若傳舍亦勢然也予獨癡不自止試令梓人平章以圖來諗竹瓦木石計會纖悉畧已素定越二年乃以請於令大夫黃公宜治縣有聲而友僚佐如兄弟喜曰此公家事耳子能躬其勞吾何靳焉於是考日[illegible]工昉於季秋之戊申迄於仲冬之己丑貿材於市募庸於肆民不與知而工以辦吉靡縣帑之緡四百五十有八廩斛二十有四餘亦捐俸百千以佐用前門一間廊屋八楹廳東西偏翼以兩軒可待賓至寢之後為丈室安明窓四向時暄凉啓閉甓以禦濕於娛親為宜繚以垣墻高丈餘闢小徑通縣圃其西有敗屋數間撤舊取新為圃湢庖爨之所是居也不侈不庳於今若未足視昔則已夸予且滿去後之來者無忘營剏之難以時增葺其將多于前功不則因敝塞墐亦可為數十年之利然非余所料也書生每事欲為無窮之思正與北山愚公可同一笑姑識余意于石時六年庚申三月初吉長樂黃士特記山陰孫應時書

長洲丞題名記　宋滕宬

自秦孝公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至今襲之凡丞以

承其長爲職不以二職稱令能且專則丞無職丞能職或過於令令職號寔繁不越其邑丞或爲郡守部使者所才則牒委紛至雖其郡事與旁邑與旁郡之邑事皆或與聞之至往來無常處能丞之職顧不繁於令哉屬籍趙仲權爲吾鄉之長洲丞長洲與吳分治郡下俱劇邑多督領郡之雜務而邑諸鄉訟理逋租歲目盡輒窘至塞庭廡則與令分聽之職雖繁精力常有餘謂吳有丞廳壁記長洲不可獨闕乃考居前者得二十四人紀于石仲權至官書再考餘七月矣今又攝縣事凡上官委以事弗辭遇事輒辦治弗爲疾聲厲色拒人人亦莫敢涜以私者夫介不遠物潔不元己勤不苛嬈敏不遺忽吏能盡此矣仲權有焉可記也仲權名彥綰令爲從事郎在任政績上官以文行廉吏薄者五人考滿當改京秩仲權之嚴君右司公以清節

稱寔幸一識氣骨勁直目光瞭然仲權蓋肖之慶元三年七月上澣滕寔記

長洲縣續題名記

宋史顯卿

古者壁記非時志爵秩到罷歲月而已唐元次山作道州刺史廳記彰善指惡寓鑒戒隱然有春秋褒貶法當時貪黷苛刻者挂名其下寧不愧死乎縣視郡不侔也然生植鹵類欲其能撫摩休養則同長洲縣題名始立於天禧王公嘉言續於紹興石公珪令續記涉歷兩政不暇識顯卿不敢廢也命石刻之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其毋忘次山之訓云紹定元年二月上澣承議郎知縣事史顯卿記

長洲縣續題名記

宋謝鳳

長洲以縣名自唐萬載通天中有縣以來不知令凡幾易政凡幾新矣皇朝天禧間廷評王公嘉言涖政于茲始揭

題名石於廳事建炎之亂官舍焚蕩石亦隳壞自是軍興草創更數十政不暇識迨儀眞石公領邑事之二年新作茂苑堂顧題名闕然無復舊事乃訪録遺文得斷石於乏礫間髣髴可讀其存者熙寧四年五月以前而已如其文刊之于石改寘於堂之左又搜次補綴自元豐三年以來僅得其官秩姓名者二十有五人其到罷歲月槩不可而詳別刻石以列于後俾來者續而書之尚永永無替紹興九年六月日主簿謝鳳記

縣尉司題名記

宋周復

尉與丞簿或贊而長然各有攸司弗相侵也使盜不入境戶不扃夜非尉能爾也長洲縣壯邑江湖所瀦盜鼓枻出沒尉慮弗治則人靡寘居擬注者必銓擇乃授顧不重與大梁趙公汝謗奮跡儒紳志趣高潔乃不卑是而辱臨之威望悚聞境内以肅吏事明敏百廢修舉暇日悉取前任姓名而次第之其到罷陞遷則繫之于下將鑱石以傳遠使來者視前有攷而景慕夫官達者茲非賢乎余幸得與名其間且屬以序屢辭不獲夫題名公廨咸有之勸戒之意存此闕弗具豈前人未之思耶抑力有不逮欲爲之而未能耶二者必居一焉茲用自媿姑掇大槩以成公志云慶元丙辰季夏庚申承直郎差充高郵軍軍學教授周復

序

長洲尉廳記

宋曾復

姑蘇之屬邑五皆壯哉縣惟茂縣實治郡之東北隅自齊門北出一里其鄉曰金鵝里曰金盃是爲尉治廳宇隘陋蓋建炎兵火間所作舉筵與梱則迅茵如張弓他木類是南榮下垂過者率僂旅舍則觸首是懼歷五十餘年更二

題名石於廳事建炎之亂官舍焚蕩石亦隳壞自是軍興草創更數十政不暇識迨儀眞石公領邑事之二年新作茂苑堂顧題名闕然無復舊事乃訪録遺文得斷石於乏礫間髣髴可讀其存者熙寧四年五月以前而已如其文刊之于石改寘於堂之左又搜次補綴自元豐三年以來僅得其官秩姓名者二十有五人其到罷歲月槩不可詳別刻石以列于後俾來者續而書之尚永永無替紹興九年六月日主簿謝鳳記

縣尉司題名記　宋周復

尉與丞簿或贊而長然各有攸司弗相侵也使盜不入境戶不扃夜非尉能爾也長洲縣壯邑江湖所滙盜鼓枻出沒尉慮弗治則人靡寘居擬注者必銓擇乃授顧不重與大梁趙公汝謗奮跡儒紳志趣高潔乃不卑是而辱臨之威望悚聞境内以肅吏事明敏百廢修舉暇日悉取前任姓名而次第之其到罷陞遷則繫之于下將鑱石以傳遠使來者視前有攷而景慕夫官達者茲非賢乎余幸得與名其間且屬以序屢辭不獲夫題名公廨咸有之勸戒之意存此闕弗具豈前人未之思耶抑力有不逮欲爲之而未能耶二者必居一焉茲用自媿姑掇大槩以成公志云慶元丙辰季夏庚申承直郎差充高郵軍軍學教授周復

序

長洲尉廳記　宋曾復

姑蘇之屬邑五皆壯哉縣惟茂縣實治郡之東北隅自齊門北出一里其鄉曰金鵝里曰金盃是爲尉治廳宇隘陋蓋建炎兵火間所作舉筵與梱則迅茵如張弓他木類是南榮下垂過者率僂旅否則觸首是懼歷五十餘年更二

十餘政弗改作也予始至官欲撤而新之慮其勞民以自奉乃弗果今計兩月即滿去顧不可以累後官則詣邑長白事陽羨郡君軝訢然領會乃剟錢五萬粟　斛相是役又征地租于富民趙昇得錢六萬予涖官三年凡六脩小長橋有餘材輒儲以俟用異時粥私販者沒官船筏得錢則鼎分之二以給捕者一以充公費通計三歲所入九十萬有奇予乘敝壞之後鉦鼓旟幟弧弓戈鋋之屬悉亡焉三年之間除繕畧備而此錢所餘什之一廼諏剛辰乃撤改屋廼增故基木石竹葦甎甓丹雘所須百物悉操幣以買其徒烝烝或厪干彼兩帀旬廳事告具前軒後廡不華不儉又以退林益以新木作新奇軒屋合六間修東南兩廡合十間又兩旬落成自經始以至訖事凡役工徒合九百七十一人計口給粟課工讎直又時酌醪醴以勞苦之人不告罷事用潰成有賀廈者[illegible]維尉於民是親鄉也[illegible]宇弗治階等無辯於焉臨民奚以起敬一旦輸奐若斯[illegible]者肅然吾不惟矜子之勞且以尚子之能請爲子記予曰凡物之興廢有時旹之當興雖庸人亦能集事吾適與時會耳豈能於前人哉奚其記如曰更造孔難宜以告來者俾加葺焉庶勿壞則吾能奚以煩執事客曰然則子志之乃伐石以志淳熙十一年甲辰立夏日桐川曾復記

糴納倉記

宋陳淳祖

新置社倉記始未文公爲五夫社倉貸諸歲取息什二既歷年子本繁則弛其息其後爲南康郡持節浙東憲以其法行之既又請于朝著爲令淳祐丙午丁未間淳祖嘗分司浙東廈幕丁歲大旱則見越人資社倉以濟甚衆開慶己未冬淳祖叨守康廬當脩江之冦所至皆有委積事平

卒還其舊人猶賴之大抵皆文公之遺也去夏淳祖以非材誤叨廋節至吳十日巨浸籍天上命兼領雪郎發廩勸分無虛日羸殍滿道多爲饜粥食之閔閔皇皇以俟今日其幸尚存活者猶及見豐年多黍之歌遂得以飽君上之賜或其不幸而迫於凍餒以阽於死亡者有司亦豈得而辭其責也獨恨環浙西一路無有能效是法行之者僅見於長興邑中往往爲守者浸漁豈其莫有識先儒存心愛物之義非田野久無蓋藏州縣力不贍故也不然則長民者不知勸將好德者鮮雖勸或不從也淳祖深切惑之會一歲出入之贏撙節浮靡合六十萬餘於是可無求於大家得粟萬石其茲庶幾吳人之利從事曰不如買田使其法簡而無弊僉曰然遂以聞於上隨得報可不踰月而就因相與條其事于冊請書之以詔方來嗟夫三代遠矣常平義倉僅有遺意存焉再更以持法大密不能不如[illegible]儒之所慮其可以行之州里者獨社倉又率不暇舉然則歲豈能常稔欲民亡捐瘠不可得已予之爲此雖未能彷彿古人之萬一亦姑將以爲勸或者因是有感焉則亦自此可以充廣聖朝之仁政云爾從事謂誰常平茶鹽掾天台盧應眉山楊潮南景定壬戌良月朔朝奉大夫直祕書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義倉茶鹽公事兼知安吉軍州事新除侍右郎官陳淳祖記

居養安濟院記

宋盧琰

皇建院記三代明君賢牧相與立治大抵以優老爲先漢興詔賜束帛牛酒耄年月給粟歲加絮恩意詳矣然於鰥寡幾獨未聞奠其居而粒之終身者也國初民壽踰七十爵公本根於仁發之政列聖相授於四方成自加其卹繇

是居養安濟院興焉建炎厄兵火遺蹤故坻所向無存父老雖淪亡息浹膚髓粤百世而德不泯中吳囊括千里共日幾運江澤土膏而民夥自中興以來仁風四洽列戶者今廿餘萬守臣率用當世偉人淳熙乙未秋八月直徽猷閣陳公峴自東浙轉運判官秉麾來鎮檢扼姦欺撫摩疲弱吏畏敏強民懷靖寬竟野熙盈無夜吠之警謹條節尚風化索民之隱得安養安濟事即象院基之舊而勇爲之經始於[redacted]二月己丑落成於九月甲午官爲備費民不知役爲屋六十有五爲楹三百有十爲室三十長廊還楚對蘭列序集癃老之無子妻婦人無夫親者分處之幼失怙恃皆得舍焉籍官民疇千六百六十畝募民以耕歲得米七百石有奇旁著三廩浚二井包含蔬閒食用寓具舉無一遺又立僧坊主其供[redacted]病給醫藥死給棺槨入叢冢以葬民胥歎仰道路稅傳公賢明篤厚有志天下士至於減苗斛之耗蠲賦賞之貧嚴屠牛禁網補葺漏澤之廢增主以葬暴骨其所施類如此昔黃霸治潁川爲政尤異至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贍助鰥寡貧窮棺其無葬興其無祭寬以治行入爲丞相[redacted]公之政卹孤賑乏養生送死眡潁川尤有異矣邦人咸曰是不可不書瑢一廛梓里得事之始末寂詳敢書其實後此者無終賢惠利而全安之則公之心也吳邑大夫曰黃君直中長洲大夫曰李君機繼之以呂君存中俱佐事而協成者淳熙三年十月癸酉宣教郎充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浚儀盧瑢記并書

安養院記

宋陳耆卿

安養院在州鈐廳後舊曰醫院寶慶中改今名安養院記尚書郎林公之使浙右也決而和威而愛罪自死以下周慮熟讞不得其情不止焉既而曰死於刑吾不忍也而有死於病者若之何忍之於是安養院成郡府院四獄之以

病告者而治其醫之政今大槩屋百硬田三頃飲食卧藉薰燎之物靡不具護視典領臨督之人靡不力貯藏頒給激槁之法靡不將簡良材萃名方以授大小醫而精煉治之囚氣畧不紓識之曆曆至囚亦至既至醫拯療如法洎愈囚與曆歸爭喜曰吾病憂死爾今遇公得不死果死可無憾況生乎且吾昔之病未若今之病之愈之速也果死信無憾也或曰囚有罪者也果死死有罪者也醫有罪使不死豈過歟余曰不然均是民也均是耳目肢体也其罪至死者法也縱不可生當死於法而不當死於病也或罪不至死而亦死於病官實死之也夫不能生其所可死而至於死其可生是假獄以穽也如公之心惟見其可生不見其可死視其有罪也猶其有疾也則視其有疾而欲生之尤甚於有罪而欲生之之亟也洪惟聖朝天覆春育尤拳拳岸獄事乃四月制下飾監司都守以審克縷縷二伯言公未讀訓詞蚤知德意院之成今已一歲成而不墜可百世蓋好生之君與宅生之刺史昭相合如此今而後囚固無憾公亦無憾也哉公名介紹興名御史之子御史按行東浙有異[illegible]先後輝映克其清謹庶獄有自來云寶慶二年八月天台陳耆卿記

廣惠坊記　宋吳淵

困不肖劣聞先君子之訓曰先儒有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又云自一命以上苟有志於及物於人必有所濟此吾之所以終身拳拳服膺而勿失者也書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孟子曰思天下之民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此伊尹之所志也小子識之困入耳注心三十年于此矣故自領一簿宰一邑以至貳一州佐一臺未嘗不日思先君子言求所以及物濟斯民者廼庚寅之冬被命守姑蘇道過吳江橋下因延見所部吏檥舟焉時夜雪凝稟霜風凜烈襲裘不知其爲溫附火不知其爲炎於是惻然動心進左右而問之曰尒邦城大民夥鰥寡孤獨廱老廢疾顛連而無告者其多乎曰然郡有廬以聚之有廩以食之乎曰否因獨念言窮州陋邑猶有所

謂居養安濟之所吳門甲三輔多名守富課租不應有此
缺典既領印即括夫田之沒入于王官者廢絕于緇黃者
未足則以公財市民之膏腴者寸積尺累厥數既登廼卜
地鳩材爲屋七十程總土木夫役費錢緡九千六百八十米
石三百一十七既成扁曰廣惠坊廳堂耽如廊廡翼如男
子婦人各有位置倉廩庖湢井臼床几鼎鬲備具無一乏
缺適然而疾病者又別室以居之大者人日粟一升半錢
三十有三小者半之米則三殺其一焉夏有湯沐冬有衾
纊病有藥死有樽額以二百人爲率亡者得續此其大畧
也竊嘗攷祖宗時在京有四福田院外郡有居養安濟院
當時奉行惟謹甚者至有設帟帳具酒食其所全活不可
勝記深仁厚澤與天同普此國家運祚之所以久長州縣
長吏之所當遵守而廣惠坊之所繇以作也後之人與我
同志尚思先儒之言益而侈之是亦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所學之一端云若夫租入多寡別石具載茲故不書紹定
四年八月既望奉議郎直煥章閣知平江軍府事新除浙
西提刑吳淥記

重修姑蘇館記　宋吳必大

炎宋中天翠華南幸杭爲行在所他日金酋乞盟許之唯
是一介行李其過郡國必館吳爲館二以南比名從其便
也因而扁之曰姑蘇最後爲百花洲洲旁胥門故址臺而
居之亦曰姑蘇群山拱揖西爽朝暮耕疇漁滸蓽門茨舍
天作地產綺錯而綦布也山之外陽波宅焉其上樓氣嵯
峨有光虹貫遐晞近撫景態萬千尚想譯官外臣見漢廣
大固已目眩心悸不煩專對而語塞內服矣厥既百餘年
蔡玻金熾館亦浸浸入於壞部使者若郡二千石去日始

至雖此乎寓不三宿輟脫去如遺母問過者大抵豐狐蚍
蟻據而宮之矣太守陳公均以老手承敝緒治理勤止朞
有月郡始神復氣還乃新婁齊二門將繕斯館會命召弗
果出少府儲錢萬凡五伯數告新于古栝季公鏞願汔圖
之公延見吏民興行政教迨我暇日爰即尒工既成費視
永嘉公有加大合國寄公落之屬儁濱人吳必大爲之記
客或守說曰臺館也而並館非臺無以示壯麗臺非館毋
以欵遊觀子必爲記臺爲先予曰若安所得此語始吳築
臺姑胥高可三百文宴安鴆是自求禍也今明天子在上
賢卿相在左右宮室苑囿無所增益珠胎翠羽雕文刻鏤
之貢先事而戒四方萬里有孚顒若咸曰君王儉德太平
其今日乎承流宣化伊太守敢直壯麗遊觀爲詩曰商鑒
不遠在夏后之世臺名之存以志古也始舍是吾請爲

言館古者王人出聘館于諸侯之祖廟若朝王若相聘乃
舍之他所故覲禮侯氏天子賜舍晉文公無觀臺榭惟諸
侯之館是崇大子產稱之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單子知陳
之必有大咎吳去天咫恭惟王覲實京師通逵賓餞惟
寅同德以尊于天子此之不務至者何觀吾儕小人朝夕
是矣萬有一高車華鏗馳傳驚置儼然辱而臨之將何容
焉寒暑燥濕無所避誰其廢禮則夫翼卑以高砥窪以平
規溢以寬登也有臺濯也有池步也有亭射也有圃堂立
五丈之旗廡環萬兵之帳主恬從安各贍其事夫安得不
汲汲入如得歸出重回首斯館也其昔所謂傳舍之尤者
乎矧方千里王畿之內人從日邊來入有逆勞公其庶幾
承事無違以教天下之爲人諸侯者客謝非所及則書以
記而又援愛棠之意告後之人俾勿壞曰惟二康侯蕭規

曹隨停舫行艘駐節來麾於我乎館是適是宜是隆藩輔實邦之儀匪惟一邦四隣視之曰治天下亦如此屋先民之辭三極與立非人疇依人之能然惟志所之以是心志孰顛不扶孰危不持將多前功毋替後思來今億年敢以此規宋咸淳二年五月既望奉議郎添差通判平江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吳必大記

長洲縣新建祠堂記　宋黃由

孟子之言大丈夫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蓋古之所謂大丈夫者必有高天下之識容天下之量蓋天下之氣不得志則獨善其身得志則未嘗不欲行其道乘田委吏不敢辭卑而盡吾職之當然及乎立人之本朝則謀王斷國以身徇義死生禍福不足以動其心此豈尋常瑣瑣者所能爲也後世見古人功名鼎盛以爲是出於偶然不知胷中涵養蚤正素定非一朝夕而紀旂常汗簡青特其粗也內翰王公元之自爲布衣已慨然有經綸天下之志洎遭明時事聖君正色立朝凜凜乎不可犯文忠蘇公至追配以漢唐六君子平生大節載在信史夫人而能言之若夫服勤小官孜孜民事言誼卓然有大過人者國史逸其傳或不得而紀也公以雍熙改元宰吳之長洲首論榷酒之弊懼遺斯民之害以至激風俗而厚教化抑兼并而哀流亡形諸辟記而垂詔後來者大帥皆有深旨非涵養之厚不以職守大小貳其心者能若是乎公沒二百年邦人雖知公之有德於民莫有發其微者今總卿贛川曾侯㮚德寬來宰是邑始求公像繪之而併鑱歐陽蘇黃三公詩贊于石嘗屬余叙其大槩矣蓋曾侯之去十有七年天台黃君宜寔來拜公遺像而且歎祠事之禮

猶闕乃闢縣治東偏建堂而奠焉而求文以爲記竊謂公之雄文直道暴白天下豈待余之文而後信況獲附名於三公詩讚之尾尚復何言昔王文公介甫宰鄞有聲利興害除民甚便之其後坐廟堂臨大政乃用其所以治鄞者而治天下惜其學術喜同惡異故爲相聲名減於邑公則不然自今滿召試再陟諫坡三登掖垣而晚入翰苑危言讜論裁抑冗費禁戢游惰緩刑薄賦修德厚本終始爲上言之而愛民之意出於一轍咸平以來卒爲名臣然則繇百里之政充而至於致君澤民果且有異乎哉長洲爲今壯縣令宰名德前後相望其間因是有聞而登宰輔者豈公風流在人乎令未泯耶黃君舊同學校知其人不苟爲政三年去之日如始至燕居之所未嘗葺而獨於此焉惓惓可謂知所本矣余嘉其志故喜爲書慶元六年八月北

一日華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新知建寧軍府事長洲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黃由記

濟民藥局記

宋吳淵

淵猶及見先生長者談乾淳間事其言曰聖朝體列聖好生之德每以民命爲重一念懇惻無所不用其至乃至濟藥療病亦加宸慮一日忽遣中使宣索太平局龍虎丹既進御命捐其價千之九蓋聖意謂親嘗則主者不敢苟直廉則貧者易以得嗚呼神農氏日試百藥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自十全以至十失必次第而躬行誅賞實此意也近世天下郡國臺府開設廣惠局以便民服餌皆所以廣此意也姑蘇城大人衆余領郡適有春疫亟幸群醫之良分此閭而治某人某坊某人某里家至户到悉給以藥窶而無力者則予錢粟疾不可爲者復予周身之具繇二月訖七月其得不夭者一千七百四十九人因念倉卒取藥於市既非其真

非惟不真且弗可以繼乃創濟民一局爲屋三十有五楹炮澤之所修和之地監臨之司庫廩庖湢鑪磑鼎臼翼然井然罔不畢總具夫匠木石之費錢以緡計者七千八百四十五米以石計者三百二十三既落成復以二萬緡實之爲市材費几川廣水陸之產金石草木之品無珍不致無遠不取冀有益於人故真其劑弗求羸於官故輕其直料置豐盈薌味芳烈較市之衒玉賈石者相去不啻萬萬列肆闤闠過者懽喜他日設遇流行之災四時之沴則分鑿以療捐藥以濟其爲吳門之利蓋未有已也恭惟聖天子仁同阜陵視四海之痒痾疾痛如在一体淵幸叨選擇出守是邦求牧與芻不敢不勉此局之設蓋亦所以推廣德意萬分一云紹定四年八月奉議郎直換章閣知平江軍府事就除浙西提刑吳淵記

姑蘇驛記

元方回

姑蘇山在今吳縣西三十里昔吳王闔閭築姑蘇臺於是山高見三百里秦屬會稽郡漢改吳郡東漢分置吳郡於闔閭城隋平陳置蘇州唐因之宋太平興國中改爲平江府而紹興初有舊姑蘇館在盤州內河西城上其下有百花洲州名姑蘇山名之一字臺與館用姑蘇山名之一字古迹所從來舊矣舊姑蘇館今改爲驛若姑蘇郡姑蘇臺皆一新之新之者誰嘉議大夫平江路總管真定董侯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康誥曰作新民易革去故鼎取新四亭推遷一寒一暑舊而無以新之則乾坤之生意不幾於息乎東南郡蘇杭第一杭今設行省南海百蠻之入貢者南方之數百郡之求仕者與夫工技貿易之趨北者今日杭而明日蘇天使之馳馹而來者北方中原士

大夫之仕于南者東遼西域幽朔之浮淮越江者今日蘇而明杭是故蘇爲孔道陸騎水舫供給良難大德五年辛丑七月朔淮浙閩海溢動百里潮高數十丈爲患已甚而蘇之颶風尤惡吹郡治離平地起虛空而後墮吳長洲縣亦然僧寺樓二十四撤其樓擲其鍾居民之高者咸不免朝棟梁而夕瓦礫大湖之水幾入葑門市井荒涼傳舍蕭索如是三閱月而董侯至爰鳩百工築登削憑首新郡治次新姑蘇驛曰館曰驛曰站名三而義一新三站而其地一馬站曰光遠傍爲思政亭水站曰賓賢傍爲通波亭以至遞運站鞍韂舳艫僕從烝徒之須無一不飭帷幬瓶盎坐臥飲食土器無一不具而百花洲以娛過往賓客至者翹首駭目憩勞息倦發喜生欣高則摩雲之鴻梁漢之鵲攀摭於九霄之上遠則飛雪之棹順風之帆睇

眄於千里之外橘柚汀洲蒹葭浦嶼漁鄉響而浩歌緘杼鳴而幽嘯可以拓詩思助酒豪者悉與衆共之而弗靳侯又開驛馬大路平廣十餘里出城與盤門外橋相接大書姑蘇驛三字扁之而他題顏皆侯老筆雖然毅而寬廉而明先有以新乎已之心而後舉措云爲使人改視易聽有以新乎民之心僉謂侯至郡未幾男女異路貞信有別獄訟鮮少道不拾遺城社屏迹巷無鄭聲酤糴烹庖物饒價平究其所以然則知侯公退之暇不入內閾清坐絃歌每過夜分作善教二十四條父老刻梓大抵以觀課農桑敦厚風俗爲急務所以新已之心者既至於新民之心何有昔晉文公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是以得諸侯爲中夏盟主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趙文子是以見譏於子產而壞其垣無忘賓旅古今重事姑蘇驛之新宜大

書宜特書侯名章字文卿學者稱爲小菴先生嘗守當塗年六十有五慱學尤精於春秋云

遷建崇明州記　元伯顏帖木兒

天下之事有緩急之殊審事勢而度權宜凡於民生關於利害者皆爲急務也庸可緩哉崇明州俗尚簡樸無澆競之風素稱易治近以沙滷流移逼於州址久而弗遷民實病焉至正辛卯春達魯花赤八里顏公莅事之初顧瞻公署民居日就傾圮慨然歎曰明詔以撫安責任守臣不能與民遷利避害坐視渝溺咎將焉歸乃謀諸知州程世昌同知王也先不花即州北十五里擇高阜之基慨然有樂遷之志卜既得吉首捐己俸募民力鳩工市材撤朽益堅分任有役督責有規而民之趨事赴功罔敢或怠經始於壬辰閏三月告成於是年冬十月厥堂幕廡輪奐鼎新麗譙儀門恢宏舊觀捕司庫廩完美有條至於遷利廟祀浚築河堤營樹坊舍鎮守府司功業之有成不一書而足此非切於民生有關於利害者而可緩乎蓋嘗聞之民心難與謀始而可與樂成昔州之未遷也洪濤駭浪凜乎不可朝夕居今州之既遷也土壤夷曠無風濤蕩激之險民物日加殷阜焉是皆州侯心乎愛民故能創基業垂久安爲斯民者可不知報其所自乎溥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是州雖僻居海隅鄉校書堂[illegible]嘗廢弛吾州之人盍體侯愛民之心薰陶講學益遷於善以禮義立身以忠孝立節庶幾無負州侯作新之美意顧不韙歟余承乏牧贊是州鄉之士民以記爲請義不獲辭故書此以爲來者勸云賜進士出身承務郎揚州路同知崇明州事伯顏帖木兒譔

修學記

宋鄭億年

上之紹興十四年春二月詔以工部侍郎王公瑛爲寶文閣直學士出守平江既至吏以令白請謁先聖先師於學顧瞻再三咨嗟嘆息曰夫學不可廢於時而士不可以不學其來久矣傳曰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此三代之制也百世之所取法焉今蕪廢不治如此使吏民無所瞻仰如因陋就簡漫不加飭殆守土者之罪也暵實懼焉其敢以不敏憚於改作於是闢而葺之講誦有堂休宿有齋以至庖湢莫不有所經始於四月落成於九月吏不告勞民不知役而顯敞宏大首出旁郡且將請于朝給公田數十百畝以益其用度使餱粮常不乏於是就學者日益衆矣先是上深惟天下弊於兵革民不得休息揆自獨志惇好鄰壤而邊鄙不聳干戈載戢乃即駐蹕之地肇建太學

令有司討論三舍取士之制萬機之暇親御翰墨書孝經周易詩書刻之堅珉頒之郡國所以寵綏學者甚厚郡太守有能丕應徯志者幾希其人哉學舊占府治西南隅景祐中文正仲淹所建蓋熙朝極盛之時也仁宗方垂拱而視天民之阜獨以學校爲先務而文正范公入輔出藩勳德並隆爲世宗工望重天下其所創立後之人詎可忽諸逮今百有餘年矣值聖主楙建中興之治增光祖烈實學公暎精白一意以承休德且不敢隳文正公之爲鼎新學宮物議歸重士之游息於此者思所以稱宜其人自勉勵期於有成金玉其相追琢其章以進爲而撫世彼頑鈍亡恥隻詬亡節者曾不得容跡於其間使天下後世謂姑蘇爲多士豈不美歟資政殿大學士左朝請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鄭億年記

淳祐修學記

宋李起

起自少時遊鄉校凡堅珉所紀長老所傳蓋嘗聞之矣若曰某所某侯所創也某所某侯所脩也吾鄉學宮甲于浙右儀門正殿授經之堂肄業之室若直廬若廊廡莫不雄深巨麗前者規後者隨殆非一人一日之力起甲戌歲入太學去昔藏修之地日踈又十餘年宦遊南北有客自吳來者僉謂頹圮日甚私竊有憂憂不特爲學校惜也太守爲民師帥非惟富之庶之又從而教之中吳號富庶郡今貧矣民貧而官亦貧取之錙銖用之泥沙調度不足凜凜是虞方從事於簿書期會之不暇而暇治禮義哉朝虀莫鹽僅循故事毀墉傾屋委而不葺心非固然力不逮也貳卿方泉魏公來守二年踈剔舊弊而作新之民不益賦官有餘用倉盈帑羨取之不匱缺者補廢者興畚石以築隄

唐度材以新樓觀架虹梁造倉庾前所欲爲者今悉爲之郡博士何德新因以修學爲請侯欣然諾曰是吾志也即捐五萬緡就命主其事又簡幕僚以董斯役於是樑棟榱桷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磚之漏壞者窓牖之朽蠹者墻壁之漫漶不治者復壯如新益侈舊觀爲屋二百一十三間始於淳祐六年二月越四月而訖工士之職于學者相率以告曰子盍爲吾邦記之起夙預教育與諸生同一憂喜今治其昔所未治者前日之憂轉而爲喜矣焉乎不書雖然歌魯頌讀漢循吏傳修僖公文翁故事太守責也上知所以修學下知所以修身其責各有在我思古人吾鄉初建學者范文正公也首主學者胡安定先生也學者當思文正公窮達之踐履又思安定先生講學之事業日漸日摩悉爲道德誠明之歸毋爲絺章繪句登場覓舉而已克其所養庶毋負賢侯修學之意侯姓魏四明人也承議郎新知常德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李起記

觀德亭記

宋 王景齊

歲在柔兆執徐孟春壬寅節齋觀相趙公先生冉鎮吳門報政之五月以是日行鄉飲于郡學粵四月壬午合鄉射于學之圃禮也古鄉大夫射必先行鄉飲之禮飲所以序長幼射所以觀德行歟夫揖讓而無所爭不中而不怨勝己惟有德者能之繇其安行乎恭遜之節習熟乎和順之體者有素也不然血氣之性能無爭物欲之情能無怨乎故三揖三讓昭其敬五豆六豆昭其等也由是而貴賤明降殺辨則以之備志體之正直持弓失而審固爭且怨何有哉然則先飲後射古人以此觀德行而亦世教所關歟吳故泰伯之國也莫大於天下而讓者三其去揖升下飲

之爭遠矣厥後二千年間忠信之教雖微而禮遜之士不乏我朝文正范公始建鄉校古道復振嘗自謂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被其教者寧復勝己爲怨乎先生憩棠陰於袞繡之鄉德壽無慊於范公而政教有加於往昔猶念風漓俗靡浸不如古思欲一變而還其初謂學莫先於崇化而道莫易於觀鄉既咨郡博士四明林君潛攷經定式條諸郡之弥文復命幕屬趙君孟憲王君次丑聯事合治總庶務之靡密前期舍菜于先聖先師越夕會鄉之耋老暨大夫士齒于飲所以撰禮延致憲使弘齋包公恢庾使于雲巖洪公燾而先生實主之三行百拜觀聽一新且班教給費命諸邑倣行如郡庠威儀盛美矣林君曰古人射禮必繼鄉飲之後蓋有爲也可舉一廢一成撤射亭而新之一件佩衿遊於斯習於斯無何決拾既閑正鵠命中君曰可矣乃白請莅射先生後爲之集衣冠會臺府旗旄戾止立司馬射人以節其進退之儀雝雝于于升降以序發彼有的行同乎賓筵舍矢既均藝修乎行韋先生喟然曰禮無古今歟何轉移習俗之易也射可以觀德信矣遂大書二字以扁亭蓋与吳學相爲不朽也噫先生之化宏矣士當何如哉是必味繹志之義樂采繁之節孝弟好禮篤學稱道無愧於矍圃敭觧之言可也他日試于天子之澤宮而中者多與者盛豈直進爵益地爲先生荣哉當知士者民之表也禮者化之樞也昔文翁招弟子立學官而蜀郡化於文韓延壽命諸生執俎豆而潁川化於禮矧吳素號文物之邦既辱賢師帥作成之又得名師儒講行之目擊心喻俗其不古乎嘗謂世固有言政而不及化者未有化行而政不脩者也先生下車以來蠲敷糴以

便民録巨奸而戢吏行兵而增備核賦以寛征政之大者無不脩此化之所以易行也雖然風動教化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一也先生豈又私於鄉校哉挈斯世於三代之隆持一鄉飲射之推耳先收先生作棟梁指日事也其次乃及桷与榱廣文二幙何遜爲景齊吳人也且受之師門偶綴底班弗獲聽政役去前廡諸君有請輙誦所聞以詔来者云門生朝議大夫軍器少監兼權全部郎官兼資善堂直講王景齊記

學道書院記　宋陳宜中

昔者夫子講道齊魯之郊遊多北方之士由句吳之墟登聖門者獨吳公子游一人今常熟其故里也宋興崇文尚治吾夫子之祀徧天下雖以關洛大儒乾淳諸老得聖學於千載之後凡其過化之鄉悉示表章存矜式吳爲今輔郡公實東南學道之宗邑故有祠紫陽先生嘗記之矣而郡未講非前此司人風者闕歟今樞密趙公順孫守吳曰卜地於府城文正坊之南甫經始而召余友黃侯鏞繼之鳩工度材命元僚陳宗亮董其事三越月而堂成請於朝扁以學道書院取愛人易使之義而屬余記之余按公以文學列四科嘉言善行可傳者不一獨以二語乃親得於聖人而見於用復以印可於聖人者夫學之爲儒者事人所知也武城絃歌乃將合君子小人而使之既有聞於斯道夫子莞尔之咲又直与說開与點意同是其爲義豈与後之言學者異哉思昔盛際聖教流行滿天地之間無非道舉天下之人無非學康衢童子如詠舞雩中林武夫如見大賓漢廣遊女如在汶上由後世言雖若未嘗學問而其所得所見訓詁章句豈能傳之哉流風未遠列國遺民

塗歌巷詠發乎情而止乎先生之澤夫子拾其斷句殘篇而存之非但疏越遺音寒寒那後而其吟詠情性於辭意之外亦非尋行數墨者所能知也道在天地終古常新何昔能爲天下公而今幾爲君子隱耶此余所以慨然正學絕續之際想絃歌之聲而不可得聞猶幸登斯堂者能有感於命名之義人心未喪斯文或因之而興起也嗟夫人知學則知道雖窓草池蓮亦足以起吾意何異親得聖人而師事之學非聖人之所謂歟其白首窮年而卒無得於此曾不若日用不知於耕鑿之中者琢磨雖未加焉而璞固存也吳亦泰伯所居邦人至今質而無華伯之遺也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吳人有其質矣使知以公之學而文之采進於道者其不彬彬矣乎余故樂書之庶居是邦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云咸淳七年四月朔日朝奉郎新除[illegible]書戶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修侍讀陳宜中記

新建和靖書院記

宋劉宰

秘書丞永嘉曹提舉常平茶鹽事于浙西權歛散之宜而水旱有儲究旱通之理而公私有裕又持受輸之平而輸者說申義役之勸而役者安既田里晏然臺無留事一日領客登虎丘致敬于先正和靖先生尹公焞祠下慨然有懷以爲方紹興五六年間中原震蕩南土未安內之所急者帷幄決勝之謀外所急者奔走禦侮之力先生惸然一老漂泊蜀中猶一鳧之飛於江湖何筭而我高宗一聞侍臣之舉求之惟恐不及慮其出之難既飭宣司具禮以勸行金迺絡繹于中塗虜使肅迎於候館脩門未入而列之經筵講席未溫而陞至禁從禮貌之隆寇絕當代我高宗

之意夫豈徒哉二老歸而周興四皓來而漢定天命人心
之去留固有非人力之能與者異時經筵密勿志意交孚
危微精一之旨既有以續堯舜禹湯文武六七聖人之傳
緝熙光明之學又有以垂我宋聖子神孫億萬斯年之式
皇乎休哉初先生退自經筵來館於此猶榜曰三畏齋其
持敬不倦如此後以其壻居會稽迎以就養歿葬其地嘉
定中郡守陳君芾始因郡人黃士毅等請即三畏齋之舊
繪像建詞君以爲貌像之有嚴雖有慰典刑之仰而佩衿
之益遠寧能無城闕之嗟擬汁積累之贏略倣先朝四書
院之制立祠築室以舍學者買田收穀以食之而儲書其
中庶履其地必思其人誦其書必求其旨事方權輿而知
府事真寧張嗣古提點刑獄前使者浚儀趙君立夫後使
者南豐曾君穎秀復從旁史之風各損資以助由是才[illegible]

靳直工不靳庸指斯而成不愆于素繼自今朋替曰盍亦
屬日滿有學聚問辨之益無孤陋寡聞之蔽斯文未喪於
此有觀焉既成而屬余以記余方病吳人迷於佛而不知
返以爲曹君此舉不惟有以光昭我高宗皇帝之聖德抑
有以美教化移風俗不孤使者之職故不辭而爲之書曹
公名涵今官朝散大夫余爲漫塘叟劉宰時端平乙未八
月申澣真寧張嗣古書

吳縣重修學記　宋王極

姑蘇六邑吳長洲俱附于郡襟山帶湖地不肥衍而多秀
民歲大比登名貢藉者率爲六邑最盖士貧則務本而好
學理固然也吳舊無學宮紹定初改宰邑者因歲可支始
度西城之隅貢闈之右創爲廟宇齋廡備具閱時既久棟
橈墉頹過者弗肅淳祐七禩會稽趙公實來祇謁于庭惕

然加懼顧而嘆曰昔賢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況政化所自出庸可後乎於是春築爲垣墉六十餘丈外内既限徐儆工聚林爰薨爰址由廟殿而爲門爲軒由講堂而爲廊爲序爲庫庾傳厨凡棟楹梁桷之腐黑橈折蓋瓦級輒之破漫漶者皆除治而更新之廟序森列有嚴有翼又以餘力造祭服祭器齋庵牀幃百用具備不三月而辦士之占籍者正業有所周旋有序游斯息斯咸服公教既乃躬率執事弟子負興器用脩行釋奠禮竣事合辭来請於極顧述歲月以紀公績極學術荒陋曷克承諸君之命然思自端本之學微功利之說勝世之泛事者方以操切爲術以急功趣利爲能奉符執牘若不暇給視政化所自出如孟子敬仁義於戰國鮮不謂迂闊於事有濟乎此是知政所先後非予所

喜閒而樂道哉古之長民教爲先教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考之周制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遂則古之遂猶今之邑是通天下皆有學猶以爲未也上而天子又立四代之學外而諸侯亦立時王之學誠以六德六行不可一日不存於人心故也士志於學皆知樂士而勸功尊君而親上逮周之季分位日替而禮義之俗而能扶國脉於長久推其由来根本在是然則崇教美俗爲政先務謂之曰迂可乎哉趙公名汝社安化郡王之曾孫好善而格於才蔭邑三年政尚安靜是役也費緡錢萬七千有奇皆出於廉用積餘故功成而民不知是尤可紀者淳祐十年三月既望太中大夫寶章閣侍制小溪縣開國伯食邑九伯户賜紫金魚袋遂寧王極記

宋俞掞

長洲縣學記

古者比閭族黨莫不有學今環百里之地而爲縣詎可缺歟按吳郡志唐置長洲縣詎今三百餘年而學不建豈簿書期會不暇俎豆之事未之聞歟景定壬戌詔縣增主學用丕儒教宋君楚材實在茲選至之日乃嘆曰官以主學名居無廬士無廩師倚席不講惕然以懼卿寓劉公震孫列其行于郡即近縣廢寺爲肄習之所士不間遠近裹粮而來旬有講月有試考德門業於此可觀宋君又懼無以繼乃裒俸餘與束脩之入請于郡因寺建學以惠悠久太守陳公均親來相度指前一塔矗如文筆頋而揖曰殆天相歟於是徙佛像于他所宋君遂與諸生經之營之斲者斤者亦各自獻其藝繇禮殿至學門煥然一新齋舍庖湢靡不具備起於乙丑春成於丙寅夏民有爭田不決前守撥充養士且上于朝會召入季公鏞來守是邦悉以歸[illegible]

而士有所養宋君之志亦少舒兒矣爲余記之辭不敏請盍力夫教亦多術矣孟子與緊誨人處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盖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有是心焉耳是心雖依血氣而生而一點光明具衆理應萬事未有觸之而不動感之而不應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是之謂本心物交物引而去之此心放矣從耳之欲而好淫哇從目之欲而悅紛華從口之欲而飫肥甘鼻之於臭四支之於安佚亦莫不然若放而不求流而忘反放僻邪侈無所不至而一點光明未嘗泯沒反而求之心在我矣是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一息而游堯舜之夫一息而論盜跖之淵聖狂之分求不求耳然此心之放亦豈俟於形著哉有所忿懥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憂患而不得其正皆謂之放人能於日用之間每事省察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嗚呼孟子之所謂求放心者豈如釋氏死灰槁木付此心於無所用哉自吾惻隱而推謂之仁自吾羞惡而推謂之義自吾辭遜而推禮与智無不盡矣舉斯加彼可以參天地賛化育此君子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矧今撤緇廬而敞儒宮立師道而新士習同堂合席相與講明當何如哉始而省察以存此心之全體終而充廣以達此心之大用庶乎可以爲士矣是又宋君之所深望故併書之咸淳二年四月朔朝請郎權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節制澉浦金山常州江陰水軍同提領鎮江府轉般倉借紫廣信俞掞記

禮堂記

宋吳山大

禮立乎天地之間而人參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禮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有禽獸之心也弱之肉強之食爭端啓乖气興而禍亂作矣故曰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聖人作因天秩以教爲之宮室堂奧之居爲之簠簋俎豆之數爲之殽胾食羹膾炙醯醬葱渫酒漿脯脩之用而恭敬辞遜以出之所以因情立文辨分定志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達天理順人道之大端也故唯聖人爲知人之不能以無欲也人之欲莫大於飲食也故雖飲食有禮聖人安之君子行之衆人勉焉於是簞食豆羹由是則生而有不屑者矣肉乾人肌日晏不得食而有所不敢者矣吾嘗評斯人可使餓死於首陽立乾於河上而不可使犯非禮取非義夫安得不有益於人之國家長洲故無學撤緇廬以爲之學其究也士負笈造焉勸趍成俗

則宋君楚材功多君既表其宮而新之燕食有堂命之曰禮堂問故曰吾於禮食有取也君之用心忠矣吾聞古人之在幼也能食教以右手能言教以唯俞教以男女之別長幼之序十年出就外傅乃所謂學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學則終今共之曲禮一書其識飲食之禮備矣嘗試言其略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而飽非孫道也而澤手爲其近於穢也曰流歠曰固獲曰揚飯曰嚃羹曰啜炙欲速也求多也凡可以得食者無不力也厚己而薄人也有聲而無容也終食之間須臾之離而賢不肖之趨胷中莫掩焉是可以觀人矣是故聖人致詳於飲食之際也莫旨深諸生來前吾語子禮其承而師孫而友謹而飢渴之害群居終日唯善是務觴酒豆肉而成德寓焉幼之學壯而行禮不可勝用矣昔明道程子至天寧值僧方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而有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之嘆禮失而求諸野盛服佩衿不猶瘉於野歟必不失是而後人其人廬其居是以關浮屠氏之口以無墜宋君之善諸生皆曰謹受教宋咸淳二年九月庚寅朔奉議郎添差通判平江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吳必大記

景文堂記

宋趙與鑒

吳郡立學自范文正公始附城兩縣其有學也亦宜然自景祐以來二百餘年吳邑有而長洲缺焉按吳郡志縣南一百步有孔子廟邑今王公禹偁嘗爲文屬郡侯狀元柴成務爲之記今廟與碑不可復攷意者強室兼并梵宮侵漁未有能經理之者景定四年制詔天下縣設主學而宋君楚材來主長洲縣事宋君蜀之眉山人經明行修於易尤邃辟難來吳隸職和靖書院嘗爲尹肅公請諸趨向端

的人皆賢之恕齋洪公勳與法從諸公共薦于朝俾兼書
院堂長以其未立學也已而鄉大夫士列詞于郡趣開試
乃即近縣廢院爲講習之所師友裹粮月試句課户屨群
集於是宋君就請以廢院爲學捐俸餘与束脩之入葺而
新之簽判方君山京雅相推敬會有而爭沒官田爲擬充
學廩太守陳公均聞而是之未踰年而學有緒蔵像設祭
講座翼舍翼如衿佩襜如始無負天朝建學立師之意乃
揭亘舍之堂曰景文丐文於守守屬與鑒爲之記然則宋
君之意其惟范公希文之是景乎與鑒不文何足以知之
竊惟文正公宏勳鉅節撥揭宇宙文章特其餘事方其上
宰相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凡萬餘言文正王公曾見
偉之及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而尤以興學爲先務慶
曆中開天章閣召問輔臣爲治之要詔天下立學取士先
德行不專文詞皆公所建請然則文正之所謂文豈特摘
章演義云乎哉吳爲文正之鄉吳學乃文正所立立學又
文正所請今長洲昉有學不於文正乎景其誰景耶凡百
君子入斯學登斯堂仰前修之超卓思始創之艱難蓋知
所以自立云咸淳改元中元日朝奉郎添差通判平江軍
府兼管內勸農事趙與懃記

友德堂記

宋方山京

吳附邑獨長洲有縣無學寄廩郡庠養士景定壬戌冬公
朝詔各縣置主學宋君楚材始尸其任初至栖栖無依貴
寓列其事于郡即廢院講肄宋君繼請于漕臺及郡就改
院爲學月有試時有習衿佩詘詘文風大振来游茲學者
阮公登炳乙丑寇南省以亮陰免廷對賜第一二公俱長洲人
淳熙辛丑黃公由孝廟親策爲天下第一二公俱長洲人

也宋君闢一室繪黃阮二大魁之像於上扁其堂曰友德屬山京紀其成山京辭不克當曰君亦有惠于茲學也奚辭而君贊畫吳幙有廢寺田四百餘畝胡居敬至西湖書院与有力者爭欲得之二券俱不直君執筆擬曰莫若以長洲之田養長洲之士遂歸于學楚材併復還郡庠之寄廩今士食于斯君亦与有力焉山京諾曰此養也非教也教以德爲先德以友爲輔獨昌黎謂詡詡咲語一旦下石焉者此可爲友道一吁也故曰德有凶有吉正直忠良和平寬厚恭敬篤實皆吉德也邪佞剛愎崎嶮鍥薄慢易輕浮皆凶德也納交者宜謹擇於斯則切磋琢磨相觀而善麗澤之益滋多矣否則墜韓子之譏雖然以吾有其德而後能友人之德善脩德者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心術之涵養踐履之純固立必有方行[illegible]忠友一鄉之士爲未足又友一國天下之士直至於尚論古之人取友愈大德與俱大道義傳匹乎聖賢事業焜燿乎今古豈曰無所自云

宋君蜀士老成有學問觀其興學可以知其德矣時咸淳丙寅長至前三日承事郎宜差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方山京記

咸淳改立學門記　宋錢說友

長洲縣舊有無學附府學以肄士景定中有旨刱主學員於是邑之士請諸臺郡即縣西廢寺爲學綿蕝集事而宮墻門未正南嚮之位見謂闕典咸淳八年春邑之士有請于憲臺今提學損軒洪公亟俞之俾闢寺地以正學門輿望所屬不日而就所以爲學之宮者內外於是乎備未幾有譁髡越訴于省部公詰而寘之刑事竟帖報諸生銜恩無斁咸願刊石以壽厥傳說友惟夫子之道千萬世一日南

門之設制度焉爾於道無增然今之世浮圖之宇徧天下而素王之宮郡縣僅置其一焉而扶植之不力則是有愧於思樂之頌矣公一舉而斥異端興吾道厥功茂焉不惟茲門之正而已也諸生出入是門藏脩游息涵泳公恩且与斯學相爲悠久又不惟茲石之刊而已也說友爲文學掾于斯邑樂諸生之請得遂而吾道之振起也故叙其事著于下方以告來者使知公德之無窮云主學錢說友記

端生重建常熟縣學宮記　宋魏了翁

常熟縣學之始圖乘散失僅有屋梁書至和紀年餘無所攷慶元三年縣令孫應時以言游里人也始祠于學新安朱子既爲證其事寶慶元年祠遷于學之左而孔子堂闕壞茀不加治今令會稽王爚始至大懼無以崇化善縮浮蠹喻年更而正之屬邑士胡淳尤其役以孔廟居左廟[illegible]南爲大門北爲言游之祠又東北爲本朝周子張子二程子朱文公張宣公之祠以明倫堂居右東西爲齋庐四以館士爲塾二東以儲凡祭器祭服藏焉西爲居言氏之裔通爲屋百有二十楹而爲垣以宮之且增田四百畝有奇歲助公養之費凡言氏之裔官爲衣食而延師以教之別爲田五百畝以給養之費白于郡使者爲廩以貯之經始於端平二年之冬竣事於明年秋迺八月丁亥釋奠于新室屬郡人葉輔之叙其役以求記于了翁切惟朱子嘗記子游之祠矣如魯論所載二三事已發揮亡餘藐茲孤陋安敢復措一辭然嘗讀礼書而竊有見焉因記廟學之成併附其說夫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書獨於子游極其稱譽雖於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並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幾若

偏於抑揚然即其書攷之大抵當典禮訛闕無所攷訂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率以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礼所関者十有四皆以游一言爲可否亦足以見其爲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之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礼列于文學茲其爲文爲學盖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嗚呼信其爲豪傑之士矣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盖字与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如閔子之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號高第字而不能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盖子雖有師道之稱然係于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疑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門人其各字其師相承至于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人即是而觀則子游以句吳孤遠之士遂得字而不子以列于高第之目此又豈易然者今吳門密邇行都而常熟爲壯縣有游之北學洙泗遂習礼輩行顏閔寒寒千載間豈終無其人耶或者狃於習俗未有以自振我朱子既嘗表其事以風厲之予又何言獨惟山川風氣古今猶夫人也誦先聖之書服先賢之訓嗚呼其必有聞風興起以無負建學尊賢之意者士其勉之端平三年十月戊戌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臨邛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實封三百户魏了翁記

平江府吳江縣重修縣學記　宋陳從古

學校者政本之所自出講禮閱樂習射考藝養老齒胄獻囚告馘無不寓焉詎可一日廢也世之俗吏倒本趨末偲然以簿書獄訟為急視學校為虛器無惑乎風化之不行政本之不立也三代之時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人人安於禮義廉耻之域而無暴慢鄙倍之心故孟子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可謂知本矣自子衿之詩作士子競為城闕游渙然無所歸宋興尊儒隆道州縣率詔置學自漢及唐未有如祖宗之盛也中更金虜之变一時學舍莽為盜區浙右尤甚吳江界往來之衝六龍南渡駐蹕臨安实為畿邑士夫行李取道半天下使客旁午曾不得一夕寧為邑者平旦視事操牒據案獨臺符府檄金穀趣辦乏興是憂至學宮廢弛

漫不經意故民不知教簪筆健訟視他邑最乾道之初乏宰再歲郡擇士者攝之席未煖即去知縣趙公領事之始慨然嘆曰吾為風化之首今學校鞠為園蔬邑之父兄鮮以夫子之道詔其子弟甚者先聖殿廬上雨旁風春秋奠菜無所存庇此令所當憂也前政石公轍嘗創之矣未幾中輟吾詎忍不終其事乎卜日鳩徒撤舊更新夷荒剔蠹周以重階堊以兩廡中奠廟室環列繪象生師有舍禮器有所賓客之廬庖廩之次無一不具公曰學具矣無資財以養士徒學為於是將舊藉漁兒月計錢二十萬永為廩餼之費凡片瓦尺椽市於旁邑民不告勞丞俞希尹實贊其事經始於乙未之秋落成於是歲之冬邑之群士鼓篋驩趍以後為耻絃歌之聲夜以繼日公又嚴規程以防其怠者則公之慮遠不為朝夕計益可嘉也吁學校之設不徒說也世知甲兵可以威天下不知學校亦足以威天下蓋甲兵威之而不足學校威之而有餘昔朱泚之亂士皆風靡何藩以布衣微一叱而回六館之士孰謂學校亡益於人之國哉今諸生宜以古學為心不徒為章句誦說之習異時孝於家忠於國無負聖天子教育之意則所以報公者亦無愧矣予吳人也往來彼數矣見其水波溟渤群山映帶遠混天碧長橋卧波橫截其中固嘗倚櫂岸巾倘徉四顧曰脫屣功名扁舟五湖豈非鴟夷子皮之遠遊者乎秋風颯然蓴鱸芳鮮豈非張季鷹之思歸者乎行歌長吟興渺雲水豈非陸魯望之嘉遯者乎大抵山澤英靈之所萃其寓於物也必有瑰奇[illegible]傑之觀其毓於人也必有高明俊秀之才然物不自顯待人則顯才不自達得人則達彼之為瑰奇雄傑之觀者得三賢然後發明所謂高明俊秀之才為時而生者今有待於

學校作興也趙公既建學矣則才之所成就者吾知必有人焉公名公
廣字德儉屬籍之賢有文者其為政知本末又能推餘力以及郵亭
使館橋梁祠宇一新之部使者以能聲交薦于朝今為南徐別駕公
雖去邑之人不忘公賜相與請記於予欲刻之樂石以告後人余嘉
公之政如此不敢以固陋辭淳熙五年五月十八日朝奉大夫直祕
閣新權知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陳從古記

新建尹先生祠記　宋黃幹

和靜尹先生寓居平江府虎丘西庵榜曰三畏齋所題雜
錄論語解皆可考所寓即上方也去之七十有五年郡守
直祕閣陳君芾通守太學博士丁君焴始度庵空地為屋
繪先生像祠焉尊前賢厲後學也先生諱焞洛陽人年二
十師伊川程子舉闈策士議誅元祐黨人不荅遂棄舉子
業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至詔褒為和靜處士洛陽陷家

焉先生死復蘇竄長安山谷中逆豫以禮聘溺水逃去展
轉蜀道累年紹興五年以崇政說書召凡二十辭八年冬
始入見除祕書郎明年遷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每遷輒
力辭其冬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辭不已遂奉外祠
即虎丘以居年已七十矣貧無以為歸也後二年竟沒於
會稽之寓舍先生所寓於世如此蓋嘗考先生之所學篤
於踐行不為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
今其可見者經帷進講門人記錄耳惟即其所寓於世者
觀其所處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不可及矣利害者人
心之私義理者道心之公公私之間迭為勝負一取一舍
而賢不肖可知也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
而不動抱仁戴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理義
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失膠轕萬變日陳乎前而此

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游之士皆宏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審矣顏淵退然如愚而夫子稱之亦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又曰庶乎屢空然則先生者程門之顏氏歟里巷小人顛冥於利害之塗不足道學士大夫則知義理矣臨利害未毛髮許棄其所守者可歎也聞先生之風得無小愧有志於道者亦可以自勉與二君為是祠有補於名教大矣故述其躬行之大節以示學者庶幾驗之於身而得先生之道云嘉定七年六月既望後學黃榦記

重遷和靖先生祠堂記　宋黃士毅

平江府虎丘西菴和靖尹公先生祠者嘉定甲戌今軍器少監丁公焴通守吾邦之所創也而在山之西北隅後二年貳卿孟公猷聞有殯在西階之上甚懼非所以祓不祥而致蠲祀之誠者告于刑獄使者柴公中行乃屬長洲丞趙君山宗侃即上方通幽之軒南闢地而遷焉蓋先生寓居之所也知府事沈公暐悉資其役為堂三間西向群山前列環隴近護老木脩竹交閟左右高明靚深稱祀如昔甫成而柴公以召去王公涔繼之復摹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格言五千餘字刊置兩序常平使者吳公格割公田四十六畝畀住菴者為增葺費孟公以始創遽遷盍有以示來者命士毅書之士毅因竊慨念昔登朱子之門獲聞先生之學嚴於持守之本在此用力之真体驗之熟復發主一無適之旨至講說而不踐行則為虛語問荅而少差失則至誤人與夫末至於磨不磷涅不淄則不可如聖人之見南子老類皆務於簡實而戒謹恐懼之意隱然於其間未嘗不三復警省是皆持守之功也蓋持守則心存

心存則其言斯認其行斯察有不期然而然者於是深歎夫周程之所以上續孔孟者至于朱子燊如日星有目咸覩先後本末區別在前小大精粗各有攸屬學者於此不患講習之易明而忘持守之為本尒則嘗推明先生之學以勵後進今茲祠事仰止遺像如親炙之必求先生之學而學焉是乃興起之方豈曰小補之哉此又其所可書之大者遂不復辭既次其略輒附所聞如此然自先生来居積七十有五年未有表其事而出之者而二三年間其役再舉始克就緒則感夫事之難成而俾終弗壞焉以興起於無窮者又有待於後之君子也先生居之歲月出處之大致已詳於黄侯幹之前記是役也始於四月甲午而訖於六月庚戌實丙子歲云後學詹士毅記

崑山州新學記

元龔璛

延祐改元三月平江路崑山州移治于太倉詔天下郡縣取士之初年也有司聿新而未有學恫望馳謁舊學非便是年冬相臺王侯安真來守是州大懇無以作人材而承上意剏茲帶江控海商賈之區漕舟之津既庶且富莫先於教州之士平江路學道書院山長王大年處州路儒學教授杜熙直學陶公甫學賓陶正甫請各視其力相與成之不以煩公家度地治所之北達去闔閶秀色疏逵剏大成殿傍翼兩廡前闢重門像先聖先師繪從祀諸賢又範尊爵罍洗具嚴廟制嗚工僦功費夥矣侯曰止吾豈竭人力以樹風化哉州舊學豈不能偕遷于此顧卿校不毀因之以贏諸生庶乎其並存也學常率鈔以給脩舊吾以脩舊委米廩則以鈔起新學且以紓衆志而伙勤踵至講堂

齋序直舍儀門庖廩之屬次第完美通爲屋五十餘楹置養士田一十頃有奇士民競致膏腴源源而來未已於是稱爲一州之學始於二年四月迄于三年八月教授錫山陸介任職勤勩狀顛末求記璹以固陋弗獲辭謹按吳之初太伯端委以治周禮至於仲容乃從其俗春秋之世遂爲侵奪強暴之國郡縣以來漸效樂土極而國家休養之盛雖僻左亦衝要漢史載海陵吳太倉江南亦有其地耶生聚走集當爲之謹庠序也久矣況於州之既遷刑政號令所自出徽學則何所本耶夫二帝三王之傳開物成務之道建學立師獨爲儒者哉前代失其統明體適用者亦寡見謂迂闊舍此而他求常不足以立治故而改圖往往復歸諸此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仁義禮智之性斯道也所以直道而行也君子小人其不有學本末先後平實昭徹彼淺薄近似誠不得而與矣皇上表四書而會六經不特九州之內也必使四海之外凡有血氣率由於義理之中明學術正人心建萬世之太平士生斯時仰何幸也昔之士借曰未有以取之也取之矣士將何以待用乎取其文文浮於行不可也用其材材充其德可也古之學者爲已成已所以成物也人已之辯善利之分知此則科舉非利祿而設學校又豈飲食課試而已哉侯縣宰邑最入郎省周行直清視邦選侯獨明治要望於吾黨甚厚噫嘻其亦興於仁讓矣乎工費田畝詳于別珉尚俾來者有攷於此

鶴山書院記

元虞集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沒其學不傳曾

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又深有取於魯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魯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黨已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絶以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繳僥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于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四君子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及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龍氏士君子之公論固已

興之矣及我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祠南部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魯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興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爲學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邛之灌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無幾而曾大父實葬吳先廬在焉願規爲講誦之舍奉祀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迺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皇帝在奎章閣思道無爲某官某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孫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爲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

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盖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所授受以顓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盖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其成言惟曰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末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辯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illegible]聖人制作之意而[illegible]

華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諸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謂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日以彌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于斯與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託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悲乎臣之曾大父寔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輙書以爲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故宋慶元己未進士仕

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太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先生云

重建和靖書院記　　元鄭元祐

宋禮部侍郎和靖忠生河南尹公紹興七年用崇政殿說書召遄奉外祠居吳虎丘先生歿七十有五年吳守陳君芾乃始繪像建祠而勉齋先生黃公榦爲之記端平間提舉常平曹君豳請於朝易祠爲書院乃始買田爲經文計江南內附書院奪於僧有司以尊前賢勵後學不可泯泯遂已也於是以府治東南陬故宋檢法廳事基常平提幹廳事基大德十一年山長王達即檢法廳基建大成殿前無門逕旁無兩廡後雖克復故址而仍就簡陋士盖病焉元統二年新安吳晞顏來爲山長剔蠹弊墫浮濫積力稍久有志重建然猶懼或中阻於是請仆大府時中書左丞

耿公督餉吳下聞而善之公既被召復請于張侯某侯入爲吏部尚書今郡守道童公廉公剛明治稱第一晞顏請新書院公曰治不本於學豈稽古崇德之謂哉即選從事某董程役而籍書院粒米之在廩糴之得中統鈔八千六百貫輦大成殿即新址而前爲儀門門少西爲先生祠又西爲土祠又西臨廣衢爲外門翼殿爲兩廡殿後習堂堂東齋廬曰六有總爲屋若干楹其即工始于夏六月甫冬盖十月而書院落成初先生卒於越越亦有先生書院先是晞顏嘗爲越之書院長亦既盡瘁完葺及今再調而入吳故晞顏每每太息曰先生學繼濂洛道被海宇其大者斷不繫於一祠宇之興墜然已何幸而一再獲長先生祠下哉既不佞無以紹隆斯道之統緒若區區祠宇而復不能殫盡心力則豈承學小子之謂哉斯其志有可尚者已

若夫先生師友淵源出處大致皆具勉齋先生記茲不殷
瀆而槩言其脩建始末云

崇明州遷建儒學記　　元張士堅

崇明踞海爲州民社屋宇簡樸陋陋俗勤生而嗇力時號
易治惟學宮未稱屢有改作弗良于圖並海砂磧傾圮成
巨浸州與市益徙以北官民居室庫廩有條有苑德化霑
溉日加殷庶焉達魯花赤唐兀台氏八里顏公知州程公
世昌率耆儒徐元鼎朱禎等謀曰孔子之道覆載萬世無
古今遐邇所在有學我國家尊事之典視往代特甚窮鄉
下邑猶有一畝之宮以脩弦誦今州北遷奠厥攸居獨廟
學未有卜固吾守之不任亦二三子所當用心也元鼎即
捐地十畝亢爽者爲基二侯割己俸貲選木石材匠剔蠹
拉朽益新採堅學正任克明與朱禎等實相經營之工始
於至正十二年秋八月至冬十二月告成殿宇門廡雖
法故齋堂庖湢聿恢舊規籩豆圖像丹堊髹漆弗侈而章
舍菜落之神人誰慶里人楊文驥來謁記故不可辭夫學
校之設非若衣帛錢穀尤切於民生日明自天子至于庶
人孰有不學而知不教而成者耶綱常之本風化之基漸
磨淪浹非曰講于學民何從知之迺者四方多壘煙塵所
襲潰裂奔竄乞爲俘馘之不暇其在承平時有司視學事
爲迂緩漫不加勵竭力致身之學素晦弗究故也二侯深
惟治體之要愛州之人垂教於無窮長育材器以忠孝立
節豈特鄉閭之賴爲邦家之榮是所謂知所務矣乃作詩
曰東海之墟生聚寔繁沙滷流移不遑永安北遷既寧民
社攸堅維茲廟學風教所係二侯倡之和者躍然神奠廣
宜瞻企肅虔叔降有常講肄有堂良士之願賢侯之光振

振二侯教養孔宜勒詩于石享人則之賜進士及第承務郎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修國史院編脩官張士堅撰

文正書院記　　元李祁

吳郡祀范文正公舊矣自公貴顯時置義田義學以淑其族之人公歿而子孫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傳祠也咸淳甲戌郡守潛公說友始請建祠而割田以供祀事公之子孫亦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書院也至正丙戌郡守吳公秉彝建議請以書院易祠僉憲趙公承僖按行吳中是其議遂得請于行省行省上之中書中書議以茲事有關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其子孫之居嫡者世主之於事便乃下從其請公八世孫文英適主祠祀事竭力殫慮改制增擴亦既宏且遠矣祁時佐領江浙儒學以公事來謁祠下式睹其成衆謂不可以無紀而祁也幸際其會宜爲文辭既不獲則取其家傳而徵之公之生當宋端拱己丑其歿也以皇祐壬辰至潛公爲守時二百二十年天下郡縣凡公之所至蒙其澤而聞其風者率爲公立祠而於吳獨爲缺典至吳公爲守時又七十年他郡縣且有以祠爲書院者矣而於吳尚仍舊規蓋吳爲公父母之邦公之父祖墳墓在焉子孫居焉族之人比屋而群處焉所以表異而褒崇之者宜有加於他郡而反若不及者是宜賢郡守之有請也是宜廟堂之上之從之也昔公以正大之學卓冠群賢以忠義之氣振厲天下其功之被當時而澤後世者固不可徧舉其切而近者則公於所在開設學校以教育多士至吳郡則以己地建學規制崇廣迨公之子恭獻公復割田以成公之志當是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也而學校之徧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孫氏於貧窶中使得以

究其業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爲學者師率之泰山以經術大鳴于時安定之門人才輩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賞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復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晦餖聖人之道不傳爲治者不知所尊尚寥寥以至于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誘掖勸奬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道統之傳則公之有功名教夫豈小哉夫以公之有功名教如此則後世之宗而祀之爲學校以廣之固宜與夫子之道相爲無窮蓋夫子之道與天地爲無窮而公之功則與夫子之道爲無窮也此書院之所以立也雖然祠則改矣書院則既立矣凡范氏之子弟與夫四方之來者宜何如亦曰誦其詩讀其書爲其人之爲而已公之爲夫人之所能爲也以公爲不可爲而不爲者自棄也爲之而弗力者自畫也高山仰止遺貌凜然必有寤寐我公於千百載之上者李祁記

文正范公祠記

元徐琰

至元壬辰予奉命廉訪浙西涖吳中是爲文正范公之鄉尊賢勵俗政所當先既卹慕其餘烈奬進其後人仲秋次丁有司以故事告將舍采于公祠予肅然起敬曰至當偕僚吏拜祠下與觀盛典是日成禮訪義莊登歲寒堂家園之碑巋然獨存祠正在其左門堂寢室嚴整合度蓋宋郡守潛公說友所建牲牢器幣則撥田以給之俾公子孫世守而歲祠焉薦奠儀文皆當時所定乃甲戌建祠旋被兵意有所增廣而不遂亦未暇有所記也一日主祠邦瑞踵予門求記且曰祠雖建於前代禮實存於今曰有一言而可以毋底荒墜者繄我公之靈實永賴之余固辭弗獲辭

移治錢塘凡再歲徵踐言益勤謹按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說者謂如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近世則通祀孔子向微通祀公獨非故有之夔夷乎而石守道慶曆之詩固已指公輩爲夔卨矣又按鄉先生歿而祭于社社稷民以生先師民所以生師法公獨不祭於鄉乎矧公爲汝所去見思慶鄧數州之民往往生祠畫像既歿後祠于長白于海堰于睢陽于廣德于鄱陽公蘇人也郡學以建學祠公天平山先壟僧寺舊有祠然稽協右典必專祠于此而後愜於人心夫亦何爲而然耶致君之志動物之誠放諸四海而準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是豈區區富貴利達以衒耀於須臾者可同日而語哉昔宋人定五代軍鎮之亂以儒立國儒而見用者何限以公而不得相其君展其憂天下致太平之略彼一時也非可爲之時乎自其入館閣爲諫官諫則必黜黜而益諫陳善閉邪寧以身蹈不測而不悔非直以言語侍從爲職也故雖當路不容委之邊瑣才兼文武適受主知正已而不求人相與解讎戮力卒臣夏人以安中土爲所當爲一以自信其屢爲守帥又豈尋常多儀論少事功者哉晚參大政請倣周官六職分任輔相漸復右制開陳未終權倖其間不得安于朝廷之上雖其國家盛衰由此而分而君子小人迭爲勝負常使人躊躇鑒戒而未已也嗚呼尚論其世不知其人可乎或以爲王佐或以爲傑出要其平生則以爲有德者又公光明俊偉之本原歟留心聖賢弘毅力行漢唐人材鮮克進於是矣初公買田以贍族而族滋大立塾以教其人而子孫類份份焉遭聖朝仁恕恤其科徭祭前右忠烈比有事於公源深流長天佑善人於公

蓋無爽者昔晁仲約之歎賊完城公不肯加誅文忠富公服其絶識蔡確詩獄公之子忠宣公謂責之太重元祐諸賢亦以自悔即其存至公全大体世之研幾成務不當如是耶人有古今道有顯晦瞻相儀形是豈一家一鄉所得私者遠惟耇成人宅心知訓而予也曾何足以發之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廿日徐琰記